

李根紅

人民的聲音



文藝學叢書·文化工作社印行

文化工作社

文藝叢書

[第一輯]

9

人民的聲音

李根紅 著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印行

書叢學文社作工化文

音聲的民人

分銷處 發行所 發行者 著作者

聯 文 章 李
營 化 秋 根
書 工 琛 紅
店 作 社

上海北京路七三弄五〇號二樓

上海·北京·漢口·重慶

印翻准不★有所權版

版初滬月二十年九四九一

[騰034]

目次

柳英	一
紗	三九
兩朵紅花	四七
光榮的大紅旗	五九
歡喜	八一
雪夜「喊話」	八五
李彥鳳的故事	九五
趙玉花（翻身故事）	一〇七

柳英

—

女同學柳英在準備南征的前一個晚上，告訴了我，她爲什麼要南下復仇的事。

「同志！我怎麼能甘心呢？」柳英的眼睛裏閃耀着復仇的火焰。「提起國民黨反動派來，我的心都要炸裂了！」她氣得說不成話，鼻翼不住的在顫動着；又粗獷地伸出憤怒的左手，說：「你看！你看！這塊黑紫的疤拉。……」

是的，這疤是用繩子勒的。

在一九四七年的十二月，柳英在濟南一個女子中學讀書，她看到學校裏帶槍的三青團員，任意欺侮善良的同學；他們明目張膽的說，是負有特種「使命」的。還勾引衙門裏的當官的，坐着小汽車來，找漂亮的女同學「吊膀子」；如果你不從

他，就公開地說你思想有「問題」，隨便給你戴紅帽子。

有一次，柳英就在寫給青島的葉明的信裏，把壓抑於內心很久的憤怒，不可遏止地流露上信箋了。那怕是幾句淡淡的描繪，也沒有逃脫特務們的鬼眼。

信發出去不久，事情就發生了：

那是在舊曆臘月十九日的晚上，柳英正坐在床上看茅盾的「腐蝕」；正看得忘情的時候，無意識地疑視一下壁上的小窗，窗紙透過黃昏的薄暗，她老是蹙着的濃眉下，一雙大眼睛環射了一下，又轉移到書本的故事上了。

燈裏的油漸漸淺了。柳英的母親操勞了一天，和小兒英弟早就睡了，而且還催了她好幾次，早睡早起，明天好早些到校去。柳英坐着一聲不響，只是將搭拉在床邊腳，伸進母親腳頭的被窩。

她被書中驚異的事情給吸引住了，誰也不能打斷她這種情緒。

「砰！砰砰！……」突然一陣劇烈的敲門聲，夾雜着沉重的脚步声，朝着窒息的不寧的子夜襲來了。柳英丟落了手裏的「腐蝕」，睜着一雙驚呆的大眼睛，側耳

細聽這裏來的動靜。接着，「花拉！」一聲，街門被踢開了！接着，釘子鞋的聲音，響滿一院子。……

沒有等得房門打開，昏昏迷迷躺着的母親，「呼」地坐了起來，緊緊抱着自己的女兒。

火油不足的燈光，躍動了兩下，四五個穿便衣帶槍的人，橫門而入，有一個鷹鉤鼻子的傢伙，逼近母親的床邊，追問：

「你就是柳小姐嗎？」

「興妖作怪的女學生！」鷹鉤鼻子的傢伙狠狠罵了一句，向身邊穿黑衣的傢伙使了一個眼色，那傢伙舉起槍兇蠻地喊：

「不准動！不准動！」

這時，母親緊抓住女兒的身子，恐懼地哀泣起來了。

但柳英心裏清楚，怎樣也無法擺脫這個遭遇，終於她現出倔強的鎮定，迸出了

一種簡短有力的聲音：

「你們想怎麼樣？」

「怎麼樣？你自己作的事自己知道！」鷹鈞鼻子歪了一下下：「帶走！」

「官長！官長！」母親咽着淚水，無助的扯住女兒的衣裳。

燈裏的油燃乾了，房子裏的燈光死了！

柳英被他們簇擁出來，架上停在巷口汽車。幾十個帶槍的人圍守着她，她斷斷續續聽到母親和弟弟在後面追來的哭聲。

二

十二月的夜風刺骨的寒冷。

一輛恐怖的汽車，繞過睡熟了的大街小巷，停在緯一路北頭的一個特務機關的站有衛兵的門前。四五個穿黑衣服的人，把柳英拖下汽車來。

柳英赤着脚在落了雪的地面上行走。

帶槍的帶路人，押她穿過一座深沉的大院子，到有電燈光的走廊下，像老鷹抓

小鷄似的，按住柳英的頭，怕她發現這裏的「祕密；」其實她早就熟悉這特務機關的。現在又發現一座高大的房子下，釘着一塊藍色的木牌，上面寫了「調查室」三個字。

「唧……」一聲電鈴，那個鷹鉤鼻子閃過身子，另外一個帶槍的傢伙攔腰將柳英推進開開的門內去了。

一間大房子，空曠而陰森；暗綠色的台燈邊，坐着一個「審問官」模樣的傢伙。他穿着一身美式服裝，烏龜蓋似的軍帽歪掛在腦杓上，沒有說話先露出黃板牙，獠笑着讓柳英坐下來。

這時，柳英的心跳動得很厲害，雙眼現出恐懼的神情，好像自己問自己：「我為什麼落在他們的手裏，他們會不會毀了我？」

「你叫什麼名字？」那傢伙冷不提防地問了一句。

「……………」沒有聲音。

「你是不是叫柳英？快說！」

「……………」

「喂！小姐，你別裝糊塗了，還是『談談』吧……」粹笑了一聲：「這是你們的話兒。」

「什麼，我們的話兒？」柳英不禁吃驚地一怔。

她彎低身子，一句話無從回答起，沉默的痛苦扼住她的喉嚨；她那年青的身子，因悲憤和失望而顫慄。

「媽的！你是個啞吧？」那一個該死的畜牲，狠狠地罵了一聲，又兒戲的拍拍柳英的肩，問：「這是誰教給你的這一套？別上共匪的當了。……」

「你不要胡說！我什麼也不知道！」

「小姐！不要嘴硬了，你的事情我們全部知道，你的朋友早對我們透露了底細。」

「什麼朋友？」

「是的，朋友！不，表哥！在青島讀書的表哥！最近你們不是還取過聯系

嗎？」

「啊！天哪！」柳英突然變成了驚愕，現出十分不安的神情；她低下頭一聲不響，被各種思念所煩擾：「噢！定是我那封信惹出亂子來了，難道我真的被逮捕了嗎？……」

「你的朋友葉明，今晨八時從青島坐飛機到濟南來了，他把你們的事情都『坦白』出來了；葉明倒是個乾脆人，他說你們是共產黨派來作『學運』的；不過，還有幾個小『問題』弄不清楚，現在只好請你『談談』了！」

「你不要血口噴人！」

「血口噴人？！好——」絡總鬍子拉了一個混濁的長音，「拍！」拉開了帶有銅鎖的抽屜，把一封字跡不清楚的信，「巴！」的一聲隨着掌聲打在桌面上：「這是血口噴人？人證物證都有！」一隻手抓起狠毒地信，剛剛移動陰森的暗綠的燈光下；另外一隻放入褲斗很久的手，又狠毒地將一本「腐蝕」摔到桌子上。這本飛展開來的「禁書」，像飛倦了的雁落了下來。接着，絡總鬍子死盯了柳英一眼，將信文唸下

去。柳英簡直不敢回想，這一行一行親筆寫的信，投郵不到兩個禮拜，竟會變成了自己的罪狀。

聽，絡總鬍子在宣佈柳英的罪狀：

「葉明：

……濟南這座活地獄，我在這樣的學校裏再也呆不下去了，三青團的特務公開橫行，連怕惹事的女同學也擺脫不了被迫害的命運；所謂『中央大軍』比鬼子還傷天害理，強迫我裹腳的母親和七八歲的弟弟去修工事；……明兄，當我親眼看這種無法無天的現實，整個的心都要炸裂了，說不定，那一天我也許會成爲他們摘取的物品啊！……」

「嘿嘿！這信角上不是你的名字：『柳英』？該沒有說的了把！」絡總鬍子夜鼻般冷笑了兩聲，把信紙與信封在電燈下耀了一耀，很得意似的重放進抽屜。

「難道你們作的孽還是假的嗎？」柳英兩隻赤着的腳，她有力的轉過身來，向前跨了一步，滿胸的憤怒，不顧一切的質問：「我們學校不是在一個晚上，叫你逮

捕了十七個！」

「住嘴！你知道這是什麼地方？」

拷問的傢伙看了柳英一眼，立即兩個穿便衣的都闖進來了。

房子裏更恐怖了。……

柳英頭髮蓬鬆地散在額前，呼吸漸漸沉重，她心裏明白，無論怎麼樣，決不會得到敵人的憐憫和饒恕；而且，也決不會搭救羅難的葉明。於是，她青春的身子，湧動着青年人特有的一種力量，準備迎接殘酷的刑法。

不久，便開始了獸性的鞭撻。一直拷問到黎明之前，把一個「女囚犯」打得死去活來，結果還是沒有逼出什麼口供。

柳英難於抵抗的身上，終於咬着深沉的仇恨昏昏迷迷地倒下去了。

柳英的嘴唇咬得出血，面部浮腫了，昏迷中喊着：母親，英弟，葉明。

在三個月以後的一個晚上，看來彷彿過了三個年月似的，柳英由戀想家裏的母親和弟弟，又轉到不可知的明天；最後又聯系到葉明身上了。柳英心裏老是操急着：「他究竟如何了呢？」結果自己總是這樣堅定地回答：「我至死相信他是不偏的，一個維護正義的青年！」

夜，是難熬的呵！

終於又在這樣的深夜，那兩個帶槍的傢伙，像從籠子裏摸個小動物一樣，押上柳英走出囚牢，穿過一段熟悉的黑路，當她的腳剛踏進「調查室」的門檻時，突然聽到一陣陣的尖銳的慘叫：

「你們殺死我吧！……叫我給你們說些什麼呢！……」

「天啊，這是多麼熟悉的聲音呵！」柳英心裏吃了一驚，沒有敢喊出聲音來，又像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似的，定了定神繼續聽下去：「啊！是他！」她完全辨明是葉明的抗辯的聲音，頓時心靈上比刀刺還難過，像白癡一樣驚呆地站在門口。

「進去！」一個兇暴的大兵，猛力把柳英推了一下，她的身子「砰！」的將門

撞開了。

柳英抬起頭來，用眼向正在受刑的人注視了一會。

她突兀地喊了聲：「呵！葉明！……」

但，隨即被阻止住了。

事前佈置好了的十來個劊子手，第二次開始動起更嚴酷的刑法來了；有的剝光葉明的上身，有的強迫他將兩臂伸開，網綁在一根長槓子上；並命令他雙膝跪在地板上；然後，四個傢伙再用兩根木棒夾在他的胳膊窩裏；這時，那個殺人不眨眼的鷹鉤鼻子，殺氣沖沖地走了出來，左手握着一根鐵尺，右手揮起鞭子，頓時把地上的「犯人」拚命毒打；皮鞭在空中抽動的聲音，和鐵尺打着皮肉的聲音，使柳英的神經實在支持不住了，最後，她終於雙手抱住了頭部暈倒在地。……

葉明甚麼也沒有說，只痛苦的扭裂人心的呻吟。

約十分鐘後，柳英的臉色蒼白，慢慢將身子移動向早已暈過去了的葉明，似乎聽到了他沉重的呼吸，她眼睛朝着黯綠的電燈光，不住流着心酸的淚水，嘴在那裏

顫動着。她心裏明白葉明的痛苦，因為他和自己一樣，只是純潔的對真理和正義的傾向而已，並無活動，能說什麼呢！

「小姐，看見了吧？」絡總鬍子笑的比深夜的貓頭鷹還難聽，他離開了座位，朝柳英的背後走來：「死不了，別那麼多情呀！」又輕輕拍了柳英一下，補充了一句：「喂，還是識事務點吧！」

「呸！該死的畜牲，我不懂你的話？」

「好！有你受的！」絡總鬍子傾過臉去，高喊：「來人哪！老虎橈！……」幾個穿釘子鞋的劊子手，跑了進來，馬上把柳英按在一條長板橈上，又拉下屋樑的滑車上的幾根繩索，把她的兩個大拇指頭繫了起來，正準備着嚴加施刑的時候；狡猾而無恥的絡總鬍子，又露出黃板牙來說：

「柳小姐！現在生死兩條路擺在眼前，如果你能痛痛快快地把你的政治背景說出來，我們還是可以寬容下去的。」

「你們讓我說些什麼呢？我什麼也不知道！」她說了這最後的一句話，隨即把

眼睛閉起來了。

「你好硬的嘴，來，給我滑上去！」

一聲的吆喝，柳英的身子就懸了空。

「哎呀！……」

「放下！」

柳英的臉色發紫了，身子完全失去了知覺，跌倒在一條棺材蓋似的紅板檯上。

柳英和葉明，遭受了殘酷的刑法，仍然沒有招出口供。因為她們沒有什麼可招的。

四

有一天，正在放風的時候，獄裏空氣突然緊張了起來，嘩啦嘩啦的鐐銬聲，配合着遠處的槍聲。……牢間的門口，正閃着黯淡的慘紅的燈光，守牢的獄卒揚起鞭子催趕囚犯們迅速回牢；好像牧羊的人，害怕野狼吃掉了他的羊。誠然，柳英逃不

出這不能不馴服的「羊羣」，但她的心裏是多麼樣的驚奇呵！

在一個不寧靜的夜晚，月光是全年第一次的明亮，她知道這是「中秋節」，使她加倍的思念着母親；而在斷腸的思念中，她並不過分的悲泣，相反的心扉像天空的月亮，漸漸的圓大而皎潔！……

八個月的牢獄生活，使柳英深深嘗試到人間的殘酷，在各種獸性的拷打下，初步鍛鍊了柳英不屈的意志！她從親身的體驗和難友的密談中，開始認識了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

皎潔的月光，照進算盤似的小鐵窗，柳英的心裏爲這種思念所煩擾着；她預感到該是解決這個「問題」的時候了。因而，她看不起天上的月亮，怨恨它缺乏熱烈的力量，簡直不能代表青年人的性格；於是，對暴風雨渴望起來！

午夜的砲聲更激烈了，柳英心裏現在完全明白，這是人民解放軍來進攻濟南了！記得，自那個從解放區來的被押在一起的鄉下婦女，暗地裏告訴她一些新鮮的故事後，她的心裏就埋下了一顆美麗的種子；這顆種子打春天埋下去，經過了炎熱

的夏天，現在，該是秋收的時候了。柳英臉上微微一笑，心裏想：「盼星星盼月亮，盼到了解放軍。……」

砲火照紅了半個天，人跑馬叫，輻重的車輛一直不斷地沿街震響。……

柳英像關在籠子裏的老虎，在牢子裏急速地轉圈圈；後來，她站在小窗跟前，讓另外的兩個難友搭了一肩，無畏的爬上去，一看：呵！漫天的煙火！

第二天，整個濟南變成了火海，英勇的人民解放軍潮水似的從四面八方進擊，一串串鋼心砲彈落在監獄的周圍，像蟄伏的鬱鬱的春雷，響徹了長久沉悶的天空；這時，柳英的窒息的心裏，隨着砲的爆炸而開放了。

五

人民解放軍把牢門打開了；他們帶着憤怒，領導大家捉拿罪惡滔天的反動特務份子，釋放所有「政治犯」。

柳英和葉明第一次看到了這樣的軍隊，他們忘記了砲火的危險，柳英並忘記了

馬上回到母親的懷裏，拉緊弟弟的手；……而她只是目不轉睛地注視着這新鮮的軍隊！她心裏活躍着千言萬語，但嘴邊都說不出一句話呵！

葉明跑過去和和藹真誠的武裝同志握手，武裝同志提出來要護送他們回家的時候，他們的心像張開了的嘴巴，將裏面醞積着的喜悅靜靜的像溪一般的迸流了出來；……柳英輕輕道謝了一聲：

「同志，我不會走錯了路！」

他們朝着有陽光的地方走去了。

街上，砲火正熾，葉明和柳英擠過雜亂的人羣，穿過堆滿樹枝和沙袋的卡子，槍彈像暴雨一樣的落下；她看見膽小的蔣匪，都鑽進窩（地堡）裏去了。可是，那鋼骨水泥的烏龜形的地堡，卻抵不住解放軍的榴彈砲，結果，還是被揭去了蓋，如不舉起兩手投降，就送給他們一顆手榴彈吃。

解放軍的戰鬪隊，接續不斷的向城裏衝鋒，到處聽到響亮的號角，鮮紅的旗幟隨風飄揚；他們從紅旗下走過，快到她最熟悉的地方時，她停步了，再沒有氣力向

前跑了。因爲迫害與飢餓的日子，已消蝕了他們所有的力量。

接着，一陣勝利的號角，又給了她一種新的力量，直到那疲乏的雙腳帶她們走近一所被砲火啃傷的門前，她們的心神方纔完全清醒過來，不曉得怎麼辦纔好？……這黑色破敗的門上落了鎖，使他們預感到全家遭殃的不幸。

六

葉明找到一定的關係，和柳英分了手。

柳英的母親和弟弟的下落不明，她跑到同學楊紅芳家裏去打聽，剛一進門，「你被釋放了嗎？」楊同學樸頭問了這一句。

「是呀！解放軍解放了我！」柳英回答的有點激動，這使得楊紅芳緊抱住她啞泣起來。

「……………」

她們兩個不但是中學的同學，又是同班同桌，平素感情就不錯，只是性格上不

一樣；有的同學，叫柳英是「柳樹椿」，個頭雖小，韌性卻很大；另外，給楊紅芳叫「紅楊樹」，因為她個頭高，又苗條，說話好紅臉，加上她爸爸開商店，替她買了一件大紅色的毛外套，所以，大家叫她「紅楊樹」。

「你知道母親和弟弟的下落嗎？」柳英急忙問。

「自你遇了大災難，沒有一點音訊，你母親時常來散心，但每一回都哭成了淚人；最後，英弟乖乖的扶她老人家回家去。紅芳說着說着，自己竟咽泣起來了。

「……」柳英一陣心酸，眼圈也紅了，問：「到底母親和弟弟的下落如何？」

「逃到鄉下去了，」紅芳又嘆息的說：「直到最危險的時候，伯母還是在唸着你的名字，後來，砲火越來越急了，她才拉着英弟的手，瘋了似的哭着喊着逃出了苦海呀！……」

柳英知道母親和弟弟都到了安全的地方，於是她才放下了心，深深吁了一口氣；似乎很快活的樣子，問到了學校的近況：

「同學們都受驚了吧！你自己心裏害怕嗎？……」

「柳英！說起來真是一言難盡，」紅芳打開了話匣子：「八月十四日開始的戰鬪，第二天早上砲彈就轟到學校附近了；我們正在教室裏上英文課，訓導主任滿頭大汗跑進來說：『同學們不要害怕，昨晚從東邊竄來一股「匪軍」，只三百多個「土包子」，不用吹灰之力，就會被國軍消滅乾淨的』；大家聽了都信以為真，於是就不怕了。但是，砲聲愈來愈近了，等到第三天早晨，發現校長連夜已溜走；因而學校也開始騷動了，同學們都很驚慌；這個當兒，騙人的訓導主任，又來撒謊說：『同學們，報告給大家一個好消息，昨晚從南京空運十萬大軍，馬上就會結束戰事的！』但是，同學們耳朵裏聽到的是震天的砲聲，並沒有被美麗的謊言所蒙蔽；儘管他說的怎麼漂亮，而同學們都紛紛逃回家去了。」說到這個節骨眼，紅芳喘了一口氣：「第四天情勢更緊張了，綠頭蒼蠅似的保甲長，跑到我家裏瞎哄哄：『王主席真是神兵天將，他老人家親臨戰場指揮作戰了呀，呀呀……』從白天到黃昏，家裏的大門緊閉着，膽小的母親翹起一雙小脚在院子裏跑來跑去，把腳後跟都扭碎了，她低下身子向我耳語：『國軍大概要退了，你決將青天白日的校徽扔掉

吧，共產黨要捕學生的啊！」還吃驚的囑咐我：「你讀的中國的外國的，八斤（巴金）的九斤的書，都統統燒掉吧！還有，鋼筆皮鞋都要藏起來啊。……」正在這個恐懼與慌亂的時分，我們忽然聽到敲門的聲音，母親連忙叫我躲到衣櫃裏，她猶豫着究竟開不開門，但在大門外又傳來叫門聲：「大娘！家裏有人嗎？」母親無奈將門開開了；進來的是兩個穿黃粗布軍裝的人，他們喜笑顏開的問：「你們家裏有沒有被流彈傷着的人？我們那裏有醫院。……」這話說的多麼稱人的意，我在櫃子裏聽得清清楚楚。「官長！沒有……沒有……謝謝你！」母親心裏覺得奇怪，現出有些不自然的樣子。「那麼，大娘再見吧！」兩個軍人很有禮貌的離開了我家，母親送出大門又隨將門「砰」的一聲關死了。「講到這裏，紅芳同樣懷着好奇的心裏，問：「柳英，你說這兩個人是不是解放軍？」

「當然是解放軍！別的軍隊那有這麼愛護老百姓的呢？」柳英真誠的告訴她。紅芳非常遺憾的說：「我連看一眼的勇氣都沒有，真是太不中用了。」

柳英不由的好笑起來了。

八天後戰爭完全勝利結束，隨着市民喜悅的心情，濟南的民主秩序逐漸建立起來了。

在民主政府愛護青年的方針下，各種不同的學校創辦的創辦、恢復的恢復了；大街上貼着大幅的招生廣告，報紙上登載着招生的簡章；所有這些，都好像在向柳英招手，她每天看到與青年前途有關係的新聞，心裏馬上就起了波動，簡直比看到紅色的捷報還高興哩。

有一天，她忽然發現華東大學招收新生的消息後，高興得一夜不能入睡，第二天一早爬起來，就跑到楊紅芳家中去了；她跑得上氣不接下氣，緊緊拉住楊紅芳的手說：「報告你一個好消息！」紅芳本來爲她的匆匆跑來驚訝着，加上她這麼一個「好消息」，更有點莫名其妙了：「是母親的消息？還是徐州打下來了？」她急迫地追問。

柳英被這意外的問話，遲疑了一下，接着還是那麼高興的說：「紅芳，咱們有學校上了！」同時，反問起紅芳來：你看見新民主報上的消息了嗎？華東大學大批招收新生呀！」沒等紅芳答話，她又急着說：「今天，咱們一塊去報名好嗎！……」

「你先去報吧！」

「你呢？……」

「我不一定去報，看看母親和父親的態度，再徵求一下學校老師的意見，再說吧。」

紅芳對這件事情的冷淡，使柳英意外的感到不安，她靜心地想了想，根據她平常了解的紅芳，還不至於這樣潑一瓢涼水；這一回，她猜想到裏面一定有個道理，問道：

「紅芳，你有什麼不了解的問題，盡管給我說呀，放在心裏是會增加苦痛的；

……」

「我沒有什麼問題，我只是不能去報名。」紅芳停了一下，覺得不說不好，又

照直講下去：「昨天，我聽隔壁的王老先生說，解放軍在這裏待不長，要是走的時候，他捨得濟南，可捨不得濟南的青年！」

「你怎麼能聽姓王的紳士的話呢？」柳英有點火的樣子，但爲了動員紅芳入華，終於壓抑住了：「他說不定是和國軍一個鼻孔透氣的，我們應該從鬪爭的現實出發，看看整個戰爭的形勢就解決了這個問題。」

紅芳猶豫了一會兒，覺得柳英的話是有些道理的，同時不願因此破裂了同學的感情，結果只是勉強的說：「好，咱們去看看再說吧；……」

「紅芳，你同意了嗎？」柳英馬上愉快了起來，拉住紅芳的手，連給家裏說一聲都沒有，兩個人就到華大招生處去了。走在路上的時候，紅芳更加猶豫了，心跳動的很厲害，但走進華大的校門後，好似又顯得平靜些。柳英引她去報名，翻開報名簿一看，有很多是過去的同學；這些熟悉的名子，跳動在楊紅芳的眼簾裏，刺激了她要強的心；於是，當柳英寫過了名字，她也把自己的名字寫上去了。

晚上，楊紅芳回到家裏以後，連吃飯的胃口也改變了；母親見她悶悶不語，就

問她「有什不如意的事嗎？」她像小孩子作錯了一件事情似的，不敢在大人面前說話。後來，母親追問的不行了，她紅着臉說了實話。馬上，母親變了臉色，帶埋怨帶囑：「八路軍是先甜後苦，過幾天要組織你們女孩子到大街上扭秧歌，那是多麼的丟人而破敗門風啊。……」

楊紅芳覺得事情鬧得很嚴重，一顆年青而幼稚的心像沒有舵的小船，漂蕩在無際的大海上。這時，她還不懂得什麼叫思想鬭爭，而只是在一個不眠的長夜，腦子裏像有人在打架似的；第二天醒來眼邊的淚還沒有乾，全身感到無比的疲乏。

八

過了兩天，柳英就正式搬到華東大學去了，她在未進學校以前，曾到楊紅芳家跑過好幾次；但每次都遭到紅芳父母的冷眼，甚而紅芳的父親還向她發了皮氣，說：「這是我自己的女兒，管你什麼事？」

紅芳心裏也覺得不好受，過了幾天，她跑到原來的女子中學去玩，有好幾個舊

同學和她鬧着說：「男的進步考華大，女的進步考醫學院（白求恩醫學院），我們在這裏死唸！死唸！」而且，那些同學還以為：楊紅芳早就進了華大了。當她們問起她來的時候，楊紅芳「啞啦」臉紅到脖梗上，看來比往常更紅了；隨即大家就喊起「紅楊樹」來了。如果是過去這樣喊喊，倒沒有什麼，但今天楊紅芳聽到同學們這樣一喊，心裏以為她們是有意識的諷刺她，於是像小孩在外邊受了委屈般的，揚長跑回家去撲到床上大哭起來了。

真是，眼淚成了女孩子的武器。紅芳三天兩頭哭、哭疼了父母的心；等到一個星期六的下午，柳英特意請假來看紅芳，一腳踏進門，紅芳看見柳英身上穿了藍色的列寧服，臉上紅撲撲，態度還是那麼堅定和靄，她心裏無形中對柳英掀起了一種敬佩，反而覺得自己越變越渺小了。後來，柳英還是不怕碰釘子，她和過去一樣的態度問道：「紅芳，想通了嗎？自己的事情要自己決定，個人的前途要個人愛護，遷就家庭就是甘心向舊勢力投降的具體表現！」

「……」紅芳沒有說話，只是用眼睛看了看柳英，眉睫漸漸集中了起來，最後

下定決心說：「去！……」

當晚，柳英和紅芳同睡在一張床上，她有系統的對紅芳談了半夜，關於她進入華大以後的真實感受；柳英所談的每一個小的事情，在紅芳聽來都是十分新鮮的，有意義的。

天剛亮，她兩個就爬起來，忙收拾東西；紅芳的父母站在一旁沒有說什麼，好像對女兒的行動默許了似的。

柳英把紅芳帶到學校以後，幫她辦妥了簡單的和必要的入學手續；恰好她兩個又編到一個小組裏了。這對於紅芳是再愉快也沒有的事情了。因為她對於這樣的環境是完全陌生的，好像一隻羽毛未豐的小鳥，當飛到廣闊自由的天空時，不覺是有一點害怕的。

柳英在社會科學院學習。她從過去的苦難環境中，跨進今天新社會裏來，對於政治與社會科學知識是迫切需要的，所以，她特意選了這一系。當她初參加小組討論會時，還是不大習慣的，往往兩個鐘頭的時間，就很少發言；後來，認識水平提

高了，發言也懂得寫提綱了，也敢展開熱烈的爭論了。她不但對於政治理論學習很認真，而且對社會活動也從來不放鬆；在第一個祝捷週裏，她首先參加了華大秧歌隊，跟在男同學的身後，把秧歌扭到大街上去了；那時有很多熟人追着她扭，就連楊紅芳的臉也笑得同天邊的晚霞一樣紅。後來，她在總結這次活動的時候，說：「起先我還有點不好意思，但那些大驚小怪的人硬盯着我看，我就越扭越帶勁了。」

的確，楊紅芳和她是大大不同的，她入社會科學院是由於柳英個人的關係，她自己對社會科學根本不能了解，也不願意了解，每逢上這一些課，她都覺得如坐針氈；她的眼皮像腫了一樣，老是向上看的，對於穿黃粗布軍衣的同志瞧不起；當學校開課不久，女同志來領導學習，她心裏就不服氣，嘴裏嘟嚕着說：「嘿！一個雞蛋能換八個！」接着，男同志來上課，她也是小聲的說俏皮話：「教導主任掃地，吃不開！」後來，連柳英她也諷刺起來了；有一次，她明知道柳英代表同學去慰問傷員了，但當另外的一個同學不知道來問道她時，她卻帶着有笑無聲的樣子，故意的說：「她，光榮去了。……」

不管楊紅芳個人的態度怎麼樣，學校方面對她始終是抱着團結、爭取、教育改造的態度；當紀念「一二九」有意義的日子時候，柳英在大會上深刻地作了一次血與淚的控訴，又聯系到共產黨怎樣解放了她，使她看見了人類真正美麗的太陽！……這血寫的真實的故事，深深感動了所有的年青而正義的同學，同時也深深感動了楊紅芳；當柳英含着熱淚走下來的時候，另外，有一個姓馬的男同學勇敢地走上講台，他對全體同學開始忠誠的坦白：「同學們！我聽了柳英同學被國民黨法西斯的污辱與損害的情形，自己的良心也再不允許向大家隱瞞了，我曾經是一個『青教』總隊的隊員，受過國民黨的特務訓練，有着濃厚的正統觀念，和反蘇反共的反動思想；對頭號戰爭罪犯蔣介石抱着盲目的自尊，而且，還參加過國民黨的特務組織三青團及流氓組織『小刀子隊』。當濟南被解放後，我在思想上對共產黨處處不滿，對共產黨的工作人員越看越不順眼；就怕教我參加什麼組織，參加什麼活動，所以，趁早就混進了學校。到校後，看到一幫穿粗布軍裝的土「包子」，心想還能來教課？管她媽的混一天算一天！從前就聽說過，八路一到那裏，就先給人換

腦子；到校後果然如此，每天都要上政治課，無論什麼課都是爲工農兵服務，我只好在那所謂學習本上，寫上『垃圾箱』三個字；而心裏想：『賣瓜的吆喝瓜甜！』反正『你有千條妙計，我有一定之規！所有的課我盡量不聽，如果不能逃課，就全當是耳旁風罷了。於是，我利用春節的機會，就捏造個祖母病故的理由回家了；回家之後，看見過去和我一塊受特種訓練的同學，有很多都參加人民政府工作了，他們就問我坦白了沒有？我說沒有，他們當時一聽都楞了；並赤誠的告訴我，他們自從放下思想包袱後，進步和愉快情形。但是，我回到學校以後，思想仍被一層愁雲籠罩着，透不過太陽的熱光。今天，聽了柳英同學血與淚的控訴，我的良心才真正的發現了，我在共產黨的正確教育下，真正認清了真理！今後，我要在共產黨寬大政策的感召下，老老實實的爲人民立功贖罪，放下思想包袱輕鬆前進！……」

這時，坐在會場上的楊紅芳更默然了，她的臉更加「冲血」了，心裏有說不出的難過，思想的輪子也不能不轉轉了；她除了有些苦痛恨對不起學校和柳英外，而且，回憶起在女子中學讀書的時候，有一次學校裏被國民黨特務抓走十七個同學，

她那時連吃飯的碗都嚇掉了。這一次，人民解放軍解放濟南的時候，她被母親推到地獄的床下，在那陰暗而潮濕的地方囚了好幾天，嚇得連魂影都沒有了；要是沒有解放軍解放她出來，恐怕早就給窒息死了。……她想着想着熱淚滾下來了，但是，不知爲什麼，她始終沒有開口說一句話。

而且，每個同學的情感是激動的，他們同樣開始明白了：「真理是血的，誰也不能消滅的！」

九

學校裏成立了學生會，柳英積極參加了宣傳工作；在校方提出「向工農兵學習，爲工農兵服務」的正確號召下，她首先響應起來。她不但自己給壁報寫稿子，而且推動同學也同樣的寫面向工農兵的稿子。並且，爲了使理論與實際緊密結合，學生會又領導大家去深入工廠；全體同學按照班級分組到工人中間去。

社會科學院，由柳英帶了個小組，出發津浦鐵路大廠；這個小組有十三四個同

學，多半是女同學，楊紅芳也參加了。當同學們踏過綠色的曠野，望見高聳的煙囪上飄動着青煙的時候，大家的心情像天空的太陽一樣爽朗；在進入了工廠以後，柳英帶着大伙先參觀發電廠，登上了一座裝滿機器的大樓時，每個人都被複雜的正在轉動着閃閃發光的機器而迷惑了。

「柳英，這是什麼機器？從那兒發電？」楊紅芳低聲發問着，臉紅了紅。

「我也不知道呵！」柳英乾脆的回答。

正在這時，過來一個提了一筐子炭的工人，才很自然的回答了她們的問題：那是直流電，這是交流電。

大家的臉上報以欽佩的笑容，楊紅芳的心裏也有點服氣了，過去以爲自己的「理化」還不錯，今天到實際中一試驗，什麼都不是了。

後來，走入煉鋼廠，翻沙廠，和鑄鐵廠的時候，大家看見了那燦爛的光芒四射，煉焦爐裏紅紅的火苗跳動着；……簡直像「鼓風爐火旁」的柯魯包夫，被這些從來沒有看見過的偉大場面，完全迷惑住了。

接着，大家走到修理火車頭的地方，親眼看到無數汗流夾背的工人，正在趕修「京滬杭」號的火車頭！……而且，又親眼看到工人們把修理好的嶄新的火車頭，開到鋪好的鐵軌上；突突的開過來，突突的開過去，使一羣年青的同學不能不驚喜萬狀了。

直參觀到太陽偏夕的時候，同學們才戀戀不捨的離開了工廠，有很多的工人同志親熱的把她們送出門，熱烈的握了握她們的手。在歸途上，大家談論着新鮮而真實的體會，有一個王同學說：「起初我想工人一定不如我們，我們是唸過書的，他們是不識字，自己感到怪不簡單，但到工廠一看，工人同志更不簡單！」另外，還有一個性格活躍的同學說：「紀念二七的時候，我第一次看見工人階級的隊伍，像海洋似的湧過大街，就跟着喊：向工人同志學習！……今天一看見他們的工作內容，我想不是光喊些漂亮的口號，而是從思想上虛心向工人學習的問題了。」最後，楊紅芳帶着很難爲情的樣子，像作自我檢討似的說：「我和工人拉完了手以後，嘴裏雖說不要緊，而背後我趕快用手巾把我手上的油擦一擦。……」

回到學校以後，柳英招集大家談談個人的體會，又把前後的情況向學生會作了彙報；最後，得出這樣的結論；這只是初步接觸了一下工人同志，還不能談到起碼的結合，在這個問題上也只能說是打動了同學們的思想，還不能說是打通了同學們的思想。因為，結合工農兵並不容易，而打通這個思想，也是不斷的。通過這一次的實際深入活動，希望在同學們的思想裏開始建立起對工人同志比較正確的認識和觀念，並逐漸的改變小資產階級原來對工人同志的錯誤看法；這樣才能給知識青年的思想加以改造，開闢一條光明的大道。

經過這次總結以後，柳英和楊紅芳的思想，都好像讓強烈的太陽晒過了一樣；尤其是楊紅芳自己，還是第一次讓太陽從思想的縫裏透射進來。從此，她們兩個人的感情，也好似充實了一點，不像以前那麼空虛而鬧不團結了。

當星期六的下午，學校照例放幾點鐘的假，柳英和楊紅芳拉緊手，邊走邊談，就來到大明湖畔；這裏楊柳剛剛吐出新芽，春草鋪滿一地；……大自然的景色實在有些醉人，紅芳就從口袋裏掏出學校新發的二十塊錢的人民幣，僱了一隻小木船，

划過碧綠的柔波，在四周環水的歷下亭玩了一會，發現紅色的亭子裏，遺留着戰爭的殘跡，和今天遊客們的歡笑；這樣的名勝現在是屬於人民的了。小船又繼續穿過兩堤青蘆航進，最後停泊在北極閣前；柳英拉着紅芳的手，登上了北極閣眺望了一下，只見城內城外人煙稠密，紅色的工廠多開工了，頓時心裏有一種說不出的喜悅。後來，柳英提議到「成仁祠」去觀光王耀武逃跑的地方；她們費了不少的周折，才找到廟後的一所狗窩似的小洞。有一個十來歲的小孩指着這所小洞說：「這就是王耀武逃跑的地方！」說得大家都笑了。柳英心裏像有所回憶似的，補充了一句：「嘿！他還能逃出人民解放軍的天羅地網嗎。」

天色不早了，她們走出「成仁祠」，發現廟前的一付對聯：「湖山生色，日月重光。」又看到廟頂上高懸「氣壯山河」四個大字，只是輕視的笑了笑，沒有說什麼，微微的表現出一種勝利者驕傲的風度。紅芳捉摸不透這些，只是小聲吟着「山光掃黛水拖藍」的詩句。回到學校的時分，已是春暮蒼芒了。

在第二個祝捷週過後，同學們中間的歌聲，越唱越響亮了。隨時都可以聽到：

「打得好來，打得好！……四面八方傳捷報……」。

「蔣匪幫哪，一團糟呵！一團糟……壞蛋痞子可真不少……」

兩種不同的歌聲，把人民內心沸騰着的生命的愉快給喚醒了；而且，把同學們青春的革命意志，唱得更加堅固了；這已經不是歌子的曲調，這是鋼與鐵撞擊的最強的力量匯激呵！……

柳英的情感無比的激動，她所經歷過的苦難的鍛鍊，要變化成爲不可抗擊的力量；在勝利形勢強烈的影響下，學校要整隊進軍江南的時候，柳英是搶先報名進軍江南的一個。她體驗到苦難的價值，她一定要戰勝苦難！

而且，柳英還接到了一意外的訊息：葉明在濟南解放時就參加了人民解放軍了！母親和弟弟回到鄉下以後，由人民政府的照顧，村子裏分給了土地與房屋；現在，母親不但參加了春天的田野工作，而且英弟也有學上了，還參加了兒童團！……

這一切，都給予了柳英莫大的愛撫與安慰，她實在難以找到適當的話句來述說自己的興奮了。

三天以後就要出發了，柳英和數千個同學都參加了宣誓：不惜任何犧牲，把自己獻給人民！

這時，她同樣沒有忘記楊紅芳，跑到教室去找她的時候，聽說她病倒在宿舍裏了，又跑到宿舍裏的時候，聽說已經抬到醫院裏去了。柳英的心裏沉了一下，說：

「她的病醫生是診不好的……」

勇敢的海燕呵，到縱隊的先頭去！……

在三月初的一個早晨，數千個男女青年同學出發了，像春天的太陽，像廣闊的海洋，縱情地唱着青年進行曲，湧過人民的喜悅的市街；給濟南的人民留下了英雄的榜樣，面向着南方前進了。……

柳英是年青壯大的隊伍中的一個，她以從未有過的健朗的思想，登上「京滬杭」的列車，勇猛而自豪的前進了！

前進的列車上，揚起暴風雨般的歌聲：

毛澤東的旗幟就是勝利，

在他旗幟飄揚的地方，

就是我們勇敢前進的方向！……

……

這歌聲，唱出了中國人民的希望，唱出了中國人民的愉快，唱出了中國人民的

幸福。……

火車頭上，冒起紫色的、金色的、紅色的火星，火星散佈在綠色的曠野裏。

……

柳英的心應合着火車頭前進的節拍跳動，這顆不屈的鮮紅的心，召喚着引導着

青年去戰鬥。

變仇恨爲力量！

紗

機器呼呼轉，棉花搖成紗。

宋紅巧走進車間，束着白圍裙，小跑的挨近自個的搖紗車。她心靈手巧地輕輕扳動了一下機器，那馬達牽動皮帶，皮帶又拉着大輪子轉，連着小輪子動，接上麻花輪，大齒牙輪，以至全盤的搖紗車都轉動了。

這紗車兒，好似明白開車人的心思，簡直越轉越快了。……

宋紅巧邊做工邊想：真不該再偷紗了；就是彩雲她們那夥姊妹還偷紗，賊頭賊腦的，還以為我不知道呢！

昨晚宋紅巧從工人夜校回來，就勸她們道：

「你們偷紗是給我們女工臉上抹灰，難怪廠方對我們出廠進行檢查。昨天工會同志還檢討了，這是不信任工人，要取消檢查制度哩！……」

話還沒有說完，彩雲就啐了一口道：

「共產黨是你爹，還是你娘！人家姊妹們胳膊往裏彎，你倒往外彎了。俺們偷紗關你屁事？」

「你也不撒泡尿照一照，你配管着咱們！解放後你沒偷過紗？裝什麼假正經！」
「別理她！她要升工會幹部哩！」

都七嘴八舌的刻薄她。宋紅巧回到宿舍，蹩了一肚子氣，連個話星都沒有，上床倒頭就睡了。但是，兩隻眼睛像天上的星星，夜愈深就愈亮；女工宿舍的電燈早關了，而她的眼睛還是睜得透亮。

「小楊同志的話有道理，」宋紅巧打心眼裏想着，「過去是給人家幹的，現在是給自己幹的。……」

就從這簡單的話上，她很自然地聯系到過去偷紗的問題，不由的臉紅到了耳根。但是，在心裏罵了一聲：「嘿，國民黨在，不偷倒便宜了他！只不該濟南解放了，偷慣了，『順手牽羊』也偷過兩次，悔不該呵！」

說實話，紗廠的男工女工，誰不知道過去宋紅巧是偷紗的能手，還給她取了個外號叫『小蛤蜊』；她偷紗的花樣多，對外的壳壳夾得緊從來不會看出來。

很早以前，宋紅巧就學會了偷紗，特別是國民黨在這裏，她一口氣偷了二年，養活着爹娘，還給哥哥娶了個嫂嫂，至今家裏還存的有陳紗。那時，哥哥幹泥瓦匠，爹拾大糞，娘的眼睛雙目失明。一筐大糞賣不下幾塊錢，泥瓦匠最沒出息，兵荒馬亂的誰還修蓋呢？所以，她娘從小就稀罕紅巧這閨女，把她當做『小子』來使喚。

宋紅巧也真能行，今年整二十三歲，在十四歲上就進了紗廠；從棉花到搖成紗，清花車間，鋼絲、併條車間，粗紗車間，細紗車間，直到搖紗車間；這號稱「內五間」的紗廠，她穿了個遍，也幹了個遍。她年歲雖小，偷紗的本事卻學得神通廣大。

搖紗間裏搖紗車響，突然眼前幾根線斷了，宋紅巧忙接上頭，她再不胡思亂想了，熱心的工作起來，她愛這台車，四十個穗子，像四十隻白兔一樣，就跟着不停

地躍動。特別是今天，她上得班來，心裏有苦味，也有甜味；這甜味壓住了苦味，那就越發甜了。

因爲起的晚了點，沒顧得梳好頭，就往車間裏跑；上身穿的藍布褂，也繫錯了兩個扣子；太陽從一排玻璃窗上射進來，照在她黏滿雪花似的新做的藍布褂上。

宋紅巧，揉揉黏滿花毛的眼睛，細緻地看着毛棍上下來的清紗。這黑色的毛刷子，好像是在給紗梳頭；也好像清理着她煩亂的心思。她的心思隨着機器的轉動，和纏好的紗把一樣，漸漸有了條理，又漸漸捆成了一塊。

接着而來的，是她連想到許多關於國民黨時她如何開始偷紗的事：

那是一個墨黑的夜晚，十五歲的宋紅巧在家裏給多病的娘，煎好了草藥，急著來工廠上夜班的時候；走過一段黑路，將要跨上小清河的木橋了，突然眼前閃動着一團雪白的東西；直到她的腳尖踏上橋樑，才看清楚是廠裏的幾個男工，趁黑夜偷了一件紗，從工廠的後牆翻過來，又合伙搬上小清河的船隻，嘩喇……嘩喇……順水東流了，恐怕運不到五柳關，也許他們就分掉了。

宋紅巧親眼看了這個情景，嘴裏雖沒有吱聲，但卻在她的心窩裏，打開轉轉了。當晚，她同樣在看車子，車子轉的越快，心就越煩；她垂下的頭，貼上了胸脯，好像自己問着自己：娘不是病了嗎？連服草藥的錢都那麼艱難，家裏連花生餅都撈不着吃，工廠裏一天發三個窩窩頭，老少四個人分開吃不飽。接着她簡直在責備自己了：你不是同樣長着兩隻手嗎？爲什麼不敢偷呢？全家四個張開的嘴，等着吃呵！……

從此以後，宋紅巧不顧一切的來偷，千方百計把紗偷出工廠。她在冬天的時候，拆開破棉襖，將整把整把的紗，塞進去，帶回廠外的家裏；後來，她的膽子更大了，就從頸頸上到小腿彎，都纏滿了紗，再穿好衣服混出工廠的大門。

工廠的門崗，裝出神氣十足的樣子。下班的警笛一響，有幾個專管「摸身子」的傢伙，和門崗站到一起對男女工人「摸身子」，男的來檢查男工，女的來檢查女工；而宋紅巧當「女摸身的」沒有走來，她就風快地溜出大門了。

有一次，恰巧宋紅巧身上沒有帶紗，她聽見了下班的警笛，披上很髒的破棉

襖，剛剛走到大門口，就有一個女人來摸她的身子；宋紅巧狠狠地盯了她一眼，帶着諷刺的說：「喂，摸幾個虱子，拿回去炒炒吃吧！」氣得「摸身子的」女人乾瞪眼，對她毫無辦法。

在國民黨的統治下，男女工人像牛馬，吃不飽草和料，拉的卻是千斤套！個個有話壓在舌根下，過一天算一天，大伙都來「和稀泥」。但他們對於紗的管制，是一天緊似一天了；誰敢偷手指骨節一點紗，如果被那些傢伙搜出來，男工要吊到樹上抽鞭子，女工要順着兩個臉蛋打耳光！就這樣，越發激起了全體工人的憤怒。

宋紅巧心裏恨透了國民黨，眼裏看清了這個髒樣兒；她狠狠地小聲罵了句：「好，看誰依着誰？」每天宋紅巧懶洋洋地走進車間，東張張西望望，身子靠在車上來回晃，眼看着車上的斷了頭，也沒有心思去接；她有時故意的把一球球的紗扔到地上，讓你的腳來踩，讓他的腳來踏。

她偷紗的事，一下也想不完。今天，連她自己也記不起多少次了。

車間裏的溫度漸漸增高，太陽移動在大玻璃窗上，宋紅巧挽起兩隻衣袖，萬分

精心地守護着自己的搖紗車。

搖紗車唱着快活的歌，宋紅巧心裏又泛起了一陣新潮，她愈想愈甜：昨晚上海校的時候，工會的小楊同志又講了工人當家的事情，聲明要徹底取消廠裏的檢查制度，動員三個過去專管檢查的女工，參加實際的生產勞動；並當衆作了很深刻的檢討，今後要從思想上充分相信工人，全心全意的依靠工人，更好的開展廠內的生產運動。

於是，她決定下班的時候去找工會小楊同志談談：檢查制度是取消了，信任我們工人，但彩雲那一夥姊妹還要偷紗怎辦？不是給我們姊妹們臉上抹灰嗎？叫廠方怎麼信任我們呢！

汽笛響了，宋紅巧就找工會小楊同志。小楊是在上海當過女工的，懂得女工過去偷紗爲了生活所逼，現在偷就不該了。小楊就把彩雲她們也叫來，彩雲她們害怕，都搭拉着頭，怔怔的。宋紅巧趁時把自己過去國民黨在爲何偷紗的苦衷，和解放後因爲偷慣了，還「順手牽羊」偷過兩次都說了。說到工人過去的傷心處，宋紅

巧就哭了。小楊也掉了眼淚說：

「我在上海紗廠也做過十多年的女工，我也偷過紗，還吃過打，工人的苦我明白。現在工人成了工廠主人，不能再偷就對了，張彩雲！你說對嗎？」

彩雲她們也很感動，更哭得嗚嗚的，悔不該再偷紗。就一邊拭眼淚，一邊立下保證說：

「我們保證以後不偷紗。再偷不是父母養的；對不起共產黨，也對不起您小楊！」

從此，彩雲她們真的再沒偷紗了。

兩朵紅花

小闖子下學回來了，一腳踏進家門，還沒有着地，就忙縮了回來。他當走錯了大門，兩隻透黑的小眼睛，亂忽閃，身子貼住門邊看；爹的胸前掛一朵大紅花，同院的人都圍着爹笑，爹坐下又站起，烏黑的手指着花，比說故事還熱鬧。

「這朵紅花，是咱的血汗……澆開的啊！」小闖子尖起耳朵，聽了一會，心裏寫不開是什麼意思；他又看見下工轉來的哥和姐，也插在人窩裏聽爹「啦呱」，這樣他也放開小胆，鑽進去了。

紅花的故事，小闖子聽不懂，同院的人也不見得全懂，能全懂的只有更哥和新姐。他們是工人，又是工人的兒子。因此，爹講的每句話，自己心裏是真懂。

小闖爹是濟南發電廠的老工人，廠裏上下三百號弟兄，沒有不摸他的底的。誰都知道他叫呂雲生，今年四十帶零，老家是莒縣前城子浚莊；打小和「莊戶牛」爲伍。他家窮人口旺，弟兄六個，姊妹八個，本來地土少，再加上苦旱年，更無法過活。因此，在十年前，老呂帶上老婆孩子，闖到了濟南府，來混日月。那時還是「韓晴天」的天下，日子可着實不好混。老呂一家大小，沒有求生的門路，成天價紮緊褲帶熬。到後來，窮人托窮人的福，跑到發電廠補了一名「臨時工」。他開始不靠天時吃飯，跟機器做了朋友。

開頭，老呂像山裏的孩子，闖進了北京城；處處覺得不習慣，心裏有點悶的慌。日久天長了，他跟大家混熟了，也跟大家不生了；老呂捉摸到是自己性格保守，本來大伙並沒心把他當新弟兄看。從修理鍋爐的工作中，他親切地體會到，這個營生和莊稼活大不同了；像某一種機器一定要用某一號螺絲釘一樣，大了或小了都不成。它不比過去上山點黃豆，隨你點到那裏都能苗個小芽。老呂弄明白了這個

簡單的道理，在幹起活來，也就精心多了。

當時還是敵人統治的工廠，老呂雖死心要學些武藝，當個好紅爐匠，但遭到那些狗虐待時，他有鋼也不肯使到刀刃上了。

再說，那時的工人生活，低到連窩窩頭都吃不飽；而特別是老呂的一家，讓再有本事的好手，兩肩也難挑起來呀。在走頭無路的當兒，老呂托人托情的，又拉爬着自己的大兒呂更，到五號爐下來掏灰當小工了。

三

苦命人多子、打發出一個，馬上小闖娘就生了小闖。

小闖這個小子，是老呂給起的好名。當時慢說闖他娘不同意；就連女兒貴新，也蹶起嘴來反對。但固執的老呂定要這樣叫，後來一家人叫順了，並不覺得怎樣咬嘴，也就叫出去了。

老呂的心思，別人也能摸個邊；他有時壓不住自個的性子，便被口而出：「闖

闖看，這日子是不會長的！」真是，吃人的歲月逼得一個農民出身的，天生成的善良人，竟說出了這樣的話。從此以後，小闖子的整個生命的成長，便成了老呂闖爭不屈的記載。

在紅爐上，老呂打根不示弱，不幹是不幹，要是掄起鐵錘來，一下子頂一下子；好像鐵錘打在燒紅的鐵塊上，馬上這沉默的生命，會迸射出熾烈的火花！

四

今年小闖十歲了。

老呂心裏希望的花朵，經歷過十年的孕育與滋養；血一滴，汗一滴，天天往上澆；今天也應該是開放的時節了。

說起來話並不長，而給老呂的印象，可倒深刻；在兩三年前，小闖娘突然患急症死過去了，老呂像討飯的跌碎了碗，滿心愁雲，兩眼烏黑，找不下一角安葬的地方。後來，方由自家弟兄（工人）援助，才把「靈」運回莒縣原籍。呵，光景全變

了樣啦！沒有地的分了地，沒有房子的分得了房子；一進村，牲口「哇哇……」地鬧叫，處處顯得格外旺盛；連人也改變了笑容，穿上新布衣裳了。

老呂在衆鄰幫忙下，妥妥貼貼地安葬了小闖娘，正要起程來濟南府時，村政府的幹部出來挽留他，實心實意的對他說：「六哥！在家吧！要啥有啥！還朝那裏去」？老呂心裏點點頭，滿臉笑嘻嘻地說：「按我的本意是想回原窩的，而那一大堆大大小小的孩子，可怎麼能飛回來呢？」談了半天，老呂還是叫拖到了這裏。

但從這件事情開始，共產黨在老呂心裏，留下深刻的印象，認清了他是窮人的黨。因此在濟南解放之後，他就急急帶起頭來工作；那時就有人問他：「老呂！這是爲了什麼？」他毫不思索的回答：「還不是爲了咱好！」而且鼓舞大伙說：「弟兄們，是時候了，有鋼往刀刃上使吧！」快一年啦，他始終如一的工作，常常加着夜班，把眼睛都熬紅了。

老呂一家人，真是「老子英雄兒好漢」。小闖子天天上學，女兒貴新到華興造紙廠做女工，大兒呂更轉入工業局四廠學鏟床去了，而單看這個老英雄，在發電廠幹的更「火」了。

就說四號爐子吧！國民黨時期是一堆廢鐵，廠房塌了，機器在露天裏待兩年多，風吹雨打，機件鏽成一團。麻雀飛來飛去，築起了許多小巢。但在濟南解放不久，這裏的工人弟兄一提出修理的意見，老呂馬上響應了，他勇敢地擔負起上管組的任務。這一組分成日夜兩班；最初，彎管組提出了「一天彎一排」的口號，而上管組就回答了個：「攻破彎管組的堡壘」！誰知到後來，幹着幹着，他們自己日夜兩班之間，竟掀起競賽的鬪爭了。

在開頭的幾天，你上十八根，我上十八根，你上二十根，我也上二十根；有一天，白班上到了二十根、可恰恰是一排差一根，他們就上完了這一排的最後一根，才下班。但惟恐這一根管子引起鬪爭，就在汽包上寫了幾行歪歪扭扭的白字：「今天是一排缺一根，我們多上了這一根，請衆位老師別誤會；一組兩班沒大關係，夜

間幹活不方便，我們是明白的。」

你看，兩班引起了多大的競爭！

老呂光着脊梁，掄起鐵錘漲管子，小電燈震的一明一滅，震耳的聲音在汽包中迴響……他的手被爐條軋破了，流出殷紅的血珠，也毫不在乎地，帶頭響應了白班的挑戰，一傢伙上了三十根，才滿意的下了班。就這樣互相競爭起來，原定一個半月的工作，結果不足一個月就勝利完成了。

到了七月一日慶功會那天，俱樂部裏已經擠得滿滿的了，卻還不見老呂露頭。當主席報告過生產競賽的總結，宣佈了生產模範的名單後，大伙「呱呱！呱呱！」一片爆豆似的鼓起掌來。呂雲生的名子是第一個，他笑嘻嘻的走到毛主席像前，打了一個敬禮站定下來。馬經理給他帶上一朵紅花，將一枚小紅旗型的獎章別在胸脯上，又遞給老呂一身雪白的襯衣，一枝金星鋼筆，紅色的競賽紀念冊，和黨章教材等幾本嶄新的書籍，老呂滿心感慨似的，轉過帶着紅花和獎章的身子，對大伙說：「我老呂弄到這麼大的地步，實在受不了，人家騎馬，我騎驢，想不到共產黨，把

紅花掛在咱身上，你說，咱今後不更拚着幹，還等什麼呢？……」

老呂的話，是真情的流露，不但打動了在坐的弟兄，連他自家的眼圈也有些紅潤了。

有很多工人弟兄，是第一次跟共產黨過生日，特別是老呂，又在這一天帶上了紅花；因此他的心思，也特別重；待回到工房以後，他揣摩了半天，最後把身上的紅花摘下來，又悄悄掛在鍋爐旁的牆壁上；這時就有人問他是什麼意思，老呂謙虛的笑着說：「這是黨花，應該屬於大家呵！」

六

第一朵紅花，帶給老呂以後，他更不倦的將全盤心思，和鍛鍊成鋼的力量，都灌注在廠裏的工作上，無論下來多麼艱巨的任務，老呂總是微笑着，露出兩排黃牙，說：「好！好！好！只要有黨領導，什麼活都能幹！」接着，他想想過去的光景，依着工人階級的良好心，便動起腦筋和手去幹了。

在老呂的這種精神影響下，他的兒子和女兒也立刻認識了工人階級的事業。

呂更在剛進入工業局四廠時，先學着做翻沙工人，後來因化鐵化的時間長了，兩隻眼睛發乾；廠方爲了照顧他，便調他到自動鑄床上工作了。呂更今年才二十帶零，又年青又好學，最初他作些輔助工作，慢慢能駕御一個鑄床；機器對他彷彿是一種奇蹟，有着巨大的吸引力叫他進步。每天早晨或過午，上下班的時候，呂更一洗手臉，就記起了機器的清潔；他把鑄床弄得一塵不染，又學會了裝卸的各種技術。當呂更開動自己的鑄床時，常常對臨車的弟兄們說：「那鐵硬的跟鋼一樣，我們的決心要比鋼還硬」。他這種飽滿的生產情緒，保證了生產水平的上漲。

呂貴新雖十八九歲的人了，卻處處帶着鄉村的女孩子氣，當濟南一解放，老呂就動員她到華興造紙廠去了，在民主政權的領導下，憑她是工人的女兒，有資格到檢料組補了個名子；起先她只是個普通的女工，幾個月之後，由於工作有了很好的表現，女工姊妹們信任她，便提升爲檢料組組長。這樣以來貴新幹活更活潑了，對姊妹間的團結問題，搞得更好了，她常說：「人親水也甜」！別個組的姊妹聽了，

都有着說不出的眼熱。

小闖子更不用提了。解放前是個「缺奶子」，一舉一動，到處受有錢孩子的氣，今天小闖子翻了身，像鐵籠裏放出來的乳虎，也抖起小威風來了。特別是在學校裏參加了少先隊，懂得了民主管理以後，不但敢給同學和老師提意見，有時候回到家裏，看哥哥和姐姐做錯了事，也要「批評」幾句哩！

老英雄哺育着小英雄，老呂心裏重甸甸的，看着正在成長進步的兒女，好似感到身邊一切的事物都比從前實在多了。

七

這一天，太陽剛落下五號爐的烟囱，工廠裏鏗鏘的鋼板聲一響，老呂就離開工會禮堂，連晚會都顧不得參加，就滿面春風的回家來了。

起先，老呂還不好意思，沒有走出工廠大門，便將摟脖子的羊肚巾上的紅花，輕輕摘下來，放進裝尺子的小口袋裏；但又怕揉壞任何一個花瓣，他用手插進去保

護着。當跨小清河的木橋，沿着流響的河水走去，穿過半條小巷，快到家的門口時；老呂像天真的孩子似的，摸出口袋裏的紅花，重新掛在胸脯上。

這第二朵紅花，是在五號鍋爐勝利的修複後，全廠開慶功大會時，給老呂帶着的。他在這次突擊的任務中，同樣擔任是上管子的工作，無論是拆卸，拉管，刷洗……樣樣活兒，那裏需要他，他就到那裏去幹，從來不會說個「不」字。而且，他在工人弟兄的中間，像一塊磁石一樣，善於通過工作團結大伙，並把團結的力量用到工作上，因此上管組四十天的任務，在老呂的團結友愛，帶頭推動下，只二十五天就提前完成了。

今天在慶功會上，姚市長親自來給老呂帶花，工會禮堂上同樣擠得滿滿的人，同樣在爆豆似的掌聲裏，他第一個被呼喚着名子。……但這一回，老呂心裏平穩多了，他光着紫紅的膀子，大方地走到毛主席像前站下，姚市長檢了一朵紅蓬蓬的花，正準備爲老呂帶的時候，發現他沒有穿上身；姚市長端詳了一會，才將手中的紅花掛在老呂脖梗的羊肚巾上。這樣以來，弄得會場上又「呱呱！呱呱！」起來了。

老呂這時走到家門口，把紅花帶妥貼後，正要踏進門檻的時候，心裏充滿了新鮮的感覺，而忽然間又有些不好意思了；好像中了狀元的人，將要出現在家人的面前。卻也真巧，老呂鼓了勇氣一進街門，就讓同院的小孩們發現了，他們一嗜呼：「呂叔叔扭秧歌了嗎？」全院的老少都出來看了，看着，看着，都圍上來了，連呂更和貴新什麼時候下工，老呂和同院人都沒有發覺；頂後來，小開子下學回來了，在人堆裏鑽來鑽去，老呂才伸一雙粗糙的手，輕輕摸摸小開的頭髮，接着，他看着盛開在胸前的紅花，抬起頭來微笑了。

一九四九，九月，濟南。

光榮的大紅旗

——膠東女參議員王淑芳立功故事

一 送旗

鞭炮巴巴……響

王淑芳喜的心開花，

鑼鼓咚咚……嗆

一面大紅旗掛門上！

今年正月大十五，郭城的後街上，王淑芳的大門外，黑壓壓的，擠滿了看熱鬧的人。敲一陣子鑼鼓，來一陣子人，『五子登科』冒上天！叫民兵前頭開路，于村長親自扛着大旗走當央，所有的村幹部，男女公民代表，圍在兩邊，保護光榮的大

紅旗！叫那些嚙舌的小學生，頑皮的兒童團，排好隊伍，唱着歌走後面，

年輕的媳婦，老大娘，

不要擠呀！

小孩跌倒了，哭了，

王淑芳家的大門擠壞啦！

牆快擠塌啦！……

看熱鬧的人，大聲的笑，大聲的叫：『門擠壞了換新的，牆擠塌啦，重修漂亮的呀！』于村長把大旗，舉得更高更高了，他莊重的向大夥說：『不是鬧笑話呀，這是咱們郭城村從古到今的大事情！』

大門外，三聲禮砲響，大紅旗扯起來了，人人的眼睛，隨着旗子往上昇，好似在望清晨的太陽。

大紅旗，還沒有昇到白楊桿頂；所有的人，又大聲的喊：『抬出來呀，把王淑

芳抬出來呀！』接着，一陣通！通！噹！噹！的『風交雪』鑼鼓，迎出來了王淑芳。

她喜的閉不上嘴，不好意思的紅着臉，站在大紅旗底下；還沒等她開口講話，大家的掌聲，就花花像打春雷。王淑芳嚴肅的目光，看了看大家，然後，她慢慢仰起了頭，盯着擺動的大紅旗上，一行行鮮明的白字：

爬山頂，

立大功，

掙出的模範，

永遠是光榮！

二 不簡單

石榴開花滿樹紅，

王淑芳，真光榮！

要問光榮從那來？
說來一點不簡單。

王淑芳喜的閉不上嘴，臉蛋也紅了，她已是五十出頭的人啦，但今天看起來，卻比新娘婦還新！真是，十年河東，十年河西，過去她受的災難，抓着河灘的沙子也數不清；今天才算滿貫了，她理應光榮光榮。

太陽出來照山坡，

王淑芳小小受折騰。

井里開花『骨朵』長，

淚珠流到心花上；

端起碗來想爹娘，

羊毛出在羊身上，

一歲沒了爹，

二歲沒了娘，

沒毛的雀雀過冬天，

沒有吃來沒有穿！

她的娘家，在高山區南長仙畝，不幸爹娘早早死了，單單撇下了她自己，叫天天不靈，叫地地不應；淑芳年紀小，苦頭重，爲了一碗飯，給地主家看小孩，十冬臘月下河洗尿布；六伏天搨着草扇，給小孩趕蚊蠅。後來，小淑芳長成了大淑芳，她改換了營生，給人家放羊，天天從這山腰，爬到那山頂；羊吃飽了，她還空着肚子。

青草肥，青草香，

小羊偷吃莊稼苗，

搖着鞭子打小羊，

淚珠流到心花上；

蹄趕碾來惹爹娘，

羊毛出在羊身上。

十五歲的淑芳，頂個好把式使喚，血汗被剝削，好像長流水；窮人的命運，不如一根草。別說她歲數小，無上的苦，都叫她了個遍。王淑芳十六歲上，鄉媒婆就來穿針引線，說合說合，把她配給郭城的于喜順。

三 成親

天上無雲不下雨，

地上無媒不成親；

于喜順娶了王淑芳，

真是燒過三輩子香。

于喜順的窮窩，是在郭城村後街上。因為他窮的出色，沒有誰願意沾染他，二

三十歲了，還是打光棍。他弟兄三個，拖兒帶女的十來口家，住了三間破茅小屋，少窗沒門，像豬圈狗窩。共種五六畝山地，淨是二三級的，光踏踏的不長莊稼。因此上，喜順想娶媳婦，可當真不是件容易事；臨村臨畝三里五里的莊戶，寧願叫自己的閨女『紮老女墳』，也不嫁給他這個窮光棍。但是『十里無真信』，終於託了長嘴媒婆，從廿五里以外的長仙畝，訂下了王淑芳這門喜事。

手拍轎門想爹娘，

眼淚兒滴在紅鞋上；

王淑芳來好命苦，

雞窩里拉出來，

又朝狗窩里送。

于喜順，他是一條窮漢子，買不起馬置不起鞍，娶來了媳婦，管不起吃和穿。但是窮人心腸好，淑芳自小就愛莊稼漢，她下了轎，便把喜順看中了，死心眼的

說：「嫁鷄隨鷄飛，嫁狗隨狗跑，嫁給兔子不跟鷹走。」

四 黃連命

鐮刀彎彎割紅豆，

一對新人連心肉；

苦瓜不甜青杏酸，

王淑芳命苦似黃連。

淑芳和喜順成了親，一對新夫婦十分恩愛。窮日子窮人過，早起新郎担水，新娘做飯，太陽一出來，二人扛上鋤頭上南山，鋤地鋤到滿天星；夜晚男的搓麻繩，女的紡花三更天。

王淑芳，生兒養女一大堆。窮漢家，那能養活了這麼多口？每年春天，都要鬧飢荒；動不動三天兩天吃一頓，吃路邊草，榆錢柳葉是常事。于喜順滿身子的嘴，問他要吃要穿。大哥二哥看他馱子重，不願意負擔，獨獨把『三份』踢蹬出來。喜

順是個三兄弟，雖說都是平班平輩，但他是尾巴兄弟，父母歸天沒有打『靈幡』的資格，所以頂多只分給了他畝半地。

地主兇似虎，

吃杏不吐胡；

拾一棵莊稼，

罵的真難聽。

這巴掌大一塊地，中甚麼用呢？五六個孩子，一高一低的，吃糠嚙菜都不夠，苦命的淑芳餓慣了，有啥總給孩子吃。她低三下四的拉着孩子討飯吃，向財主家借一升半碗的，屁也借不到。秋收時，她到地里拾點莊稼，後邊跟一大羣人看：『快看！快看！別叫她偷咱的莊稼！』牲口把莊稼馱走了，還不叫拾；有時偷着拾一顆兩棵，地主兇的像隻老虎，惡狠狠的奪走籃子，用腳蹂。他罵的真難聽：『娘們家家拾莊稼，不怕拉壞了你的褲襠』

五 喜順

地主頓頓肉，

佃戶天天瘦；

喜順乾下力，

生活不如狗！

于喜順眼看看不行，不能等着老婆孩子餓死；他壓了壓心頭的火氣，租了地主幾畝歪地。天天，披着兩頭星星，趕早趕晚耕鋤犁，汗珠兒滴在田里；但仍少不下吃枕頭裏的糠糝，一家大小瘦的骨頭包着皮。

窮人身上兩把刀，

租子重！

利錢高！

夾在當中吃不消！

喜順一年忙到頭，身上曬的油長流；收好了莊稼，地主的狗腿來分場；在糧食堆上抓一把，他吹了又吹，搓了又搓，還說：糝穀子太多。王淑芳抱上娃娃，站在一旁白瞪眼，扭過脖子出氣，看着喜順把打乾淨的糧食，一口袋一口袋往地主門裏扛；她懷中的孩子餓的亂叫喚，她的眼淚淌在心裏。

夜貓子上房叫三聲，

秋後來了國民黨的兵；

狗肚子長瘡心腸壞呀！

喜順死到血渦里。

邪風怪雨頭陣子大，二十九年的冬天，大漢奸趙保原的兵過來了。一天竄到郭城街，抓人打人，鬧成了一窩蜂。沒有良心的地主，貓咬尿泡瞎喜歡，拍手又張

嘴，抽走了佃戶們的地。可憐的喜順，嚇的爬上了房頂，叫反動派一槍打下來，跌到了血渦裏。這晴天的火雷，打昏了王淑芳，兩眼烏黑，沒法辦，丟下了吃奶的小六（第六個孩子），同大兒二兒忙把丈夫抬回家。娘兒們蹙滿一肚子的冤仇，哭成了一疙瘩；買不起棺材殮埋，揭了炕上的破蓆。

六 滿天紅

蘆花公雞飛上牆，

淑芳埋了喜順。

冰上跑馬馬不穩，

人心慌慌亂了陣；

三十年間一開春，

多虧來了八路軍！

三十年春天，八路軍開過來了，進了郭城街，東一槍西一槍，還不到半天，就

把趙保原的狗子兵，打得落花流水！這時，膽小如鼠，目光似豆的地主，像城隍廟的吊死鬼，縮也縮不回頭，話兒說的比麪條還軟。

日頭出來滿天紅呀！

王淑芳張嘴笑盈盈；

春雨燒花花兒紅呀！

歡迎人民的八路軍。

八路軍一來，馬上打退了二狗子兵，喜的王淑芳夜夜睡不着；她看見，八路軍個個喜眉笑臉，光給窮人辦好事，心裏十分不過意。一天，她試探了又試探，把一個『女八軍』招呼到家，問長問短，覺得不錯，怪親熱。黑天了，她下炕糊餅子，女同志幫她燒鍋；邊做飯邊拉話，王淑芳滿腹的冤仇，源源本本報告給女同志聽。她真高興，打心底笑出了聲，輕輕蹦了個高，說：『同志！你聽我說，這真是雨過天晴，太陽一出來，滿天都紅了！』

七 人會

過去婦女痛苦多，

裹腳挨打受折磨；

八路到來翻了身，

領導組織婦救會，

講平等，講自由，

男女幸福平半分！

第二天，八路女同志又來了。女同志，講這講那，都怪對王淑芳的意：又是甚麼『封建』的，又是甚麼『解放』的，窮人是怎樣窮的，『婦救會』是做什麼的，還問她『入不入』？王淑芳聽了這話，回過頭來，看看身邊七高八低的孩子，算算自己的年歲，活了半百啦！入土半截子啦！接着問：『我能參加嗎？』女同志說：『能！』就這樣，王淑芳的名子，上到會員冊上了。

打開天窗亮堂堂，

王淑芳搞通思想，

帶頭參加婦救會，

女同志話有道理；

一聽銅鑼大街響，

丟下孩子跑的歡！

王淑芳參加了婦救會，表現的非常熱情積極。一說要開會，她不單自個跑的快，還要到東鄰西舍叫人，起推動作用。開會人到齊了，她仔細聽主席講話：怎樣說話？怎樣鬪？怎樣倒苦水，算賬？她都覺得新鮮，有滋味，往心裏鑽。王淑芳越聽越高興，她明白了窮人是怎樣翻身的！她更積極行動起來，實際發動羣衆；鬪了惡霸，得了土地；清算，講理，減租減息；倒了多年的苦水，出了多年的冤氣。從此，窮受氣包子，也成了家，立了業。那喝人血長大的傢伙，變成了狗熊。

分得土地笑吟吟，

翻天覆地大翻身；

大家記住一句話，

翻了身呀別忘本，

冤有頭，債有主，

毛主席興了好規矩！

三十三年初，婦救會員們，看王淑芳老實，工作挺好，老是打頭陣；大家一致擁護她當婦救會長。從此，人民坐了天下，王淑芳流着熱淚說：『骨頭爛了，也忘不了共產黨，毛主席！』她動員了大兒子吉斌，又動員了二兒子慶斌，叫他兩弟兄去參軍，她對自己的親骨肉說：『栽樹要栽成材樹，參軍要參八路軍！』後來，二兒子在自衛戰爭中打頑人軍，在高密掛了彩，從前方剛剛抬回來時；王淑芳趕到擔架前，劈頭第一句話就問：『是輕傷？重傷？』

八 參議參議

政府是人民的政府，

軍隊是人民的軍隊，

現在婦女翻了身呀！

國家的大事也要問。

王淑芳王眉土眼的，坐在膠東參議會上。她望望毛主席、朱總司令的像，他倆都是笑迷迷的；望望首長，首長們笑迷迷的；望望同志，同志們笑迷迷的；望望自己胸前的大紅花，花也笑迷迷的。

共產黨呀八路軍，

恩情一層又一層，

實行民主大普選；

王淑芳當了呀

「膠東參議員！

王淑芳的胸前呀，

戴着一朵大紅花！

三十四年的春季，膠東民主政府擴大舉行普選，民主政權由普選產生；政權分村級、區級、縣級、以至全膠東。王淑芳由全郭城村民普選出來，經過區上審定，再到縣參議會，分組進行研究討論，牙前縣共挑選出三男一女。是的，老百姓是清楚誰好誰壞的，懂得挑選能夠給羣衆辦事情的好人。王淑芳從牙前縣，到了萊陽城，她坐在膠東參議會上；她是多麼的排場！多麼的稱心！

她大大方方的說：政府是人民的政府，參議員是人民的代表，全是爲人民辦事情，無論辦什麼大事，都需要我們來：「參議！參議！」

九 穿破紙老虎

國民黨反動派呀紙老虎，

人民解放軍個個是武松！

紙老虎發瘋來把人咬，

咋咋噓噓進了解放區；

打虎要拔牙，翻身要翻透

穿破『紙老虎』點天燈！

蔣介石來打飯碗，氣的王淑芳咬牙根；她沒有吭聲，暗暗又動員三兒儀斌去參軍。等動員好了三兒子，十六歲的四兒建斌，受了母親和哥哥的影響，也要自動上戰場殺敵。王淑芳聽了喜出望外，她親手給兩個兒子披紅插花，包光榮餃子，拉上大青驢子，送到村邊汽車路上，祝福：『保田立功英雄漢，打不垮蔣介石的進攻別回來』！

太陽落了明早紅

天陰不過是一會。

鋼打的棍兒不會彎，

真金子不怕大火煉；

要想保住咱的好果實，

齊心去打壞種蔣介石！

王淑芳四個兒子參軍後，家中只剩下三個年輕媳婦，和小五、小六兩個毛孩子。大媳婦周鳳英，今年二十五歲，工作積極，生產擁軍樣樣強，是村『學習模範』。二媳婦楊素蘭二十一歲，在軍屬合作社工廠作工，她生性火，熱情潑辣，領導一羣工人姊妹幹活，是『區勞動模範』。小五、小六年紀小，白天抬水拾草優軍，夜晚擔上木頭槍，假手榴彈，假地雷。到場園去練武！

再說，王淑芳自個的工作，更是熱火朝天，四面八方內外的大事小事，都要來找『老參議員』。婦救會，村政府，武裝同志，年青的幹部，……：頭緒多得很。她永遠是那樣耐心吃苦，負責任，不發牢騷；她給前方下來的戰士洗衣裳，抓

虱子。同時每個月，她還要領導開家庭民主會，婆媳們都坐到炕頭上，互相檢討，互相批評，交換交換意見；又說又笑的，研究生產支前的工作。如果大家忽然高興起來，婆媳們就跳下炕，扭起秧歌來了；她的四五歲小孫女，穿一件紅紅的小襖，也跟着奶奶扭起來了。

十 掛旗

好，扭吧王淑芳！笑吧王淑芳！

你看，你的旗，多紅呵！

人民見了旗子笑，

敵人見了旗子怕，

——它，是羣衆獻給

你的。

風擺大旗半空飛！

旗子，在藍藍的天下，

格外紅！格外紅！格外

紅！

——王淑芳，你把你的大紅旗，掛得更高些 更高些呵！……

歡喜

馬連莊區，河崖聯村，最近下來了支前的任務。單說河崖一個自然村，就要出發八個民兵，和一抬担架。

河崖的支前委員，名叫張興仁。他一聽到這個光榮的任務後，沒等着跟支部研究，思想上就有些活動。但隨即又碰上另外的一個小問題，他的臉紅了紅，拖慢脚步走回家去。

張興仁今年四十五歲，是個厚道人。他十六歲闖關東，當泥水匠，性子很暴躁，伙計們都說他是燒熱的「紅磚」。家鄉解放了，便空着兩手回到家來。一看勞動人民翻了身；打根上看，自己也是個貧苦的勞動人，現在不幹什麼時候幹！張興仁就積極幹了起來。大家選他當村長，又當了支前委員。

太陽又落下去的時候，街人有人通知張興仁，吃過夜飯要開會。他心思放心不

下的小問題，像水車輪子，叫水一沖，又開始轉轉了，張興仁回到家裏，推開了門，小白狗迎來，聞聞他的脚跟，快活地搖搖尾巴；他沒有理會這些脫下兩隻蘆花靴，蹲在熱炕頭上。天墨黑了，『他家裏』點上了豆油燈，揭開了鍋，端上了餅子，熱騰騰的地瓜；但是張興仁呆呆的，牙縫裏擠不出半句話。老婆吳順英，看他那個樣子很納悶，不知道是個什麼景。問了他好幾回，他也不放聲。只見他呆想了一會，不聲不響的點了一點頭，咬了兩口熱地瓜，拿起小烟袋，又出門去了。

晚上，村裏開積極份子會，張興仁也到場了。指導員劉章同志，傳達了分區委佈置的支前任務很重，很擔心能否順利完成。看看張興仁，一言不發，張興仁坐在那裏像尋思什麼。他從沒這麼沉悶過，大家覺得很奇怪。指導員接着說：『這一次的担架任務，比較艱巨些，非有同志帶頭不可！』他剛剛說到這裏，又看了看張興仁，張興仁猛的抬起了頭，欠了欠身，上下嘴唇動了動，終於沒有說出一句話來，又坐下了。——他想說什麼呢？誰也不知道。但是，當着劉章同志的報告完了，突然，張興仁站了起來：『我去！帶頭抬担架！』說的那樣乾脆響亮。會場裏一點聲

音沒有。一煞兒，劉淑芳同志開腔了，她問：『張興仁同志，還有什麼困難？』張興仁的臉『刷啦』又紅了，結巴了半天，不好意思的說：『你二嫂快「歡喜」啦：……我出去了……怕不大……方便……』他這一說，大家嘩的一聲都笑了。劉淑芳同志取笑他：『同志！還怕什麼？你只管等着回來抱胖娃娃吧！』張興仁也忍不住笑了，臉紅紅的。

隔天，開村民大會，動員出民工。會上張興仁就是第一名帶頭的。馬上，大夥熱烈地挑起了競賽，劉順、孫杏等幾個壯年人，一齊參加出擔架。

月亮照得滿地亮幌幌，張興仁高興的從會場上回來了。老婆吳順英也開會回來了；一進門沒等張興仁開腔，吳順英就笑着說：『看你『夜黑』那個樣，別說你帶人家抬擔架，人家帶你也帶不去呀！』張興仁插了一句：『還不是爲了你！』他覺得自個有點委屈。於是，張興仁便不得不把前天吃夜飯時的思想鬭爭，對她一五一十的說了，他說：『起初，我的確猶豫，想着自己是個支前委員，咱不帶頭抬擔架，還等誰去幹呢？但同時，又想到你快『歡喜』了，需要我留在家裏照顧；想來

想去，兩個思想打架，弄的我連飯都嚥不下。後來，我想到今天的新形勢，只要大夥再鼓一把勁，就能很快的得到最後的勝利，若是聽到了支前任務，就不起勁，強調困難，想法推脫，那就糟了。想到這裏，我到底想通了。『剛剛說到這裏，吳順英就插上了嘴：『噢！原來爲這大一點事，就……，還不如我們婦救會哩！』』

『哼！』張興仁沒有說什麼心裏話：『你婦救會再好，咱一塊上前方試試看！』

人對心思花對開，他夫妻倆越談越有味，直談到大天亮。

太陽還沒半牆高，張興仁從家裏出來，吳順英跟在身後說：『家裏事不用記掛！』張興仁笑了笑說：『啾！……』

張興仁扛上長杆擔架，跑到河崖村的大街上，心裏歡喜得「流油」，呼喚齊五個出擔架的同志，嘻嘻哈哈的上馬連莊集合去了。

張興仁下決心幹到底，打到蔣介石的狗窩裏。他心裏越想越甜：『小孩不離娘，瓜兒不離秧，咱永遠離不開共產黨！』

● 膠東土語，生小孩叫「歡喜」啦。

雪夜「喊話」

—

「風吹雪花飄山外，

風吹地堡雪進來，

我們南方弟兄們：

你們爲什麼到北方來？……

你們爲什麼到北方來？……」

師政聯絡幹事連保順同志，靠近一個雪白的大地堡；兩隻手，舉起冰冷的喇叭筒，反覆地唱着這新編的小調。比演「白毛女」的情景還動人，歌聲夾雜着飛舞的雪花，一陣，一陣，隨北風飄入死亡威脅的地堡裏。

連保順同志嗓子，唱的發熱了，但仍然放不下播音筒。

這是，在膠東海陽戰鬪中，我們人民解放大軍，一方面用激烈的火力殺傷敵人；一方面喊話教育，針對着困獸般的敵人，開展攻心戰。

二十三日夜，一放黑，滿天飛起雪花，漂白漂白的。連保順同志，帶着政治幹事周洪章，和二班長陳玉山；三個人出了嵩潛莊，溜過菊家菴，爬上洪山頂。只怕普波短，神童山的敵人聽不清亮；又冒着風雪，順着洪山的西南坡，越出警戒哨十米達開外的地方。

三個勇敢的同志，落腳在一條結冰的小河邊。

大風雪中，連同志反覆地唱完『白毛女』小調；緊接着，親熱的問話：

『老鄉們！天下雪了，大夥吃飽了嗎？不怕冷嗎？』

『……』沒有人放聲。

神童山上的大地堡，看來黑糊糊的，隱約地發現有三個活動的哨兵，距連保順同志的立腳點，頂多不過百餘米達。

他們三個同志，往前移動了幾個小步，又慢慢一字一句的喊：

『怎麼不答話？悶的慌嗎？老鄉！』好像是已經有了對象。

緊接着：『我唱個歌解解悶吧！』

『好呀！』一個哨兵答。

連同志故意又這樣唱：

『風吹雪花飄山外，

風吹地堡雪進來！

我們南方弟兄們：

你們爲什麼到北方來？……』

『這個不好……』三個哨兵，混合着濃重的川廣口音，不厭煩地回答。

『老鄉！老鄉！』于同志追問：『下雪遭罪，這罪是誰給你們的？』

『我們早明白！』約有五六個人，痛苦似的答問。

因爲，廣東和四川人，是最怕下雪的。廣東人從來沒有見過「雪」。

就在這時，政治幹事周洪章，和二班長陳玉山，趕緊接過來播音筒，越發親熱的喊話。

『老鄉！我送給你們二斤酒！』一個說。

『老鄉！我送給你們十盒香煙！』另一個說。

我們的三個同志，把預備好的一小罐酒，和十盒香煙，送過小河那邊的路口。轉過身來，又舉起喇叭筒，喊：『香煙和酒，放在你們下崗走的路口；』才安然的回營了。

大風雪中，傳來一陣痛苦的笑聲。……

二

第二天的黃昏後，是一個有月亮的雪夜。

二班長陳玉山，吃過飯晚，走出嵩潛莊，上南山去堅守陣地去了。

連保順，周洪章同志，就來約我和他們一塊去『喊話』這是我與他們商量好的

事兒。馬上三個人出發，爲了不使敵人抓住規律性，我們決定今夜機動位置，上「玉皇頂」去喊話。

一路上，我問長問短，覺得樣樣都新鮮，有味。脚下冰凍的小道，稍不小心。就會滑跌；弄滿兩手白雪。

高高的玉皇頂，蓋滿白雪；我們在月光下，移動着長長的影子。連同志說：上山的时间，最少一個鐘頭；下山，有二十多分鐘就行了。

爬上山頂，我們先跟守備的營部，作了一次聯系；營長派了一個哨兵，并讓他們的喊話小組，和我們一起去喊。

共六七個同志，互相咬住耳朵通通情況，大略確定了一下喊話的內容。於是，大夥放輕了脚步，弓着腰，把咳嗽聲關在嗓門裏。連同志用草氈包住喇叭筒，怕它是冰鐵的在月下反光。我將我的小皮襖，翻過來穿上。使自己變成保護色。

我們從玉皇頂的東南山下去，圈過許多大小地堡，最後跳過我軍的防線。僅一重石牆之隔，就是兩個世界；這邊是生龍活虎的人民戰士，那邊是陰森森的鬼域。我

一跨過防線，就現出五六個蔣軍的死屍，有的全身被雪湮埋了。如果你不仔細看，哪凍僵的屍體，會像岩石般踏在脚下。還有亂七八糟的彈壳、鋼盔、破槍……使你深感身臨戰場之情景。

連同志在前面引路，我們散開個個躍進；急促中，他用手指比畫，那裏有「雷」，那裏無「雷」；最後我們又越過了地雷陣，才到了喊話的地點。

正前方就是豹虎山，我們隱蔽在百餘米達外的大石頭背後。一哨兵同志伸出槍口蹲在另一塊較小的石頭背後，顯然是跪射的姿勢。連保順同志，緊爬在大石脊上，把包紮好的喇叭筒伸出去，開始播音：

「噢……」拉長嗓音喊了一下。

敵人做工事的聲音，洋鎬和山石碰擊着，聽得清清楚楚的；他隨即溫情的，像給自己人說話一樣，喊：

「老鄉們！修工事修累了吧？放下鎬頭休息休息，我給你們拉個「洋片」聽聽，好不好？……」

「……什麼「洋片」？呱呱的，……」顯然是廣東腔。我不能完全聽懂。
豹虎山上的敵人，顯然表示歡迎，連同志就快活地拉起來：

「嗨！往裏瞧來，往裏看，

五十軍師長叫闕漢騫！

這次被困海陽城，

一困困了十五六天哪！……」

拉到這裏，我們聽見對面有笑聲。

「闕漢騫！朝思暮想腦袋痛，

沒有辦法，叫士兵來攻山！

士兵一聽心好惱，

忍氣吞聲給他幹；

上上冲冲，

士兵們死的真悽慘。……」

連同志拉到這裏，最後又補了一句：

「老鄉呀！你看這邊山坡，死了多少弟兄們……」

下面是一個廣東解放戰士喊話：

「老鄉！老鄉！我也是解放過來的，八路軍對我們真正優待！」他的廣東話很地道，「優待」兩個字的音，特別加重了幾倍。

沒有等着蔣軍回答。另外一個皖南的解放戰士，搶過喇叭筒高呼：

「王排長！王排長！不騙你們啲！」

這時，我打開粗野的嗓子，告訴他們：四川「民變」的熾烈，和宋子文、羅卓英怎麼把「廣東」出買給美國鬼。隨後又高亢的高呼：

「弟兄們！放下武器是好朋友。……」

我們有力的口號，越喊越響亮；對面山頭的敵人，修工事的器具聲，漸漸低落

了下來；好像在回憶着什麼可惱、可恨的往事似的。

月光照着的雪夜，是那麼的潔白平靜；海陽城南的海邊，點點紅燈，鬼火似的游動着。……

我們六七個同志，悄悄地轉回來。我在踏過一具死屍時，順便從他口袋裏翻出一個脫了皮的小日記本；明朗的月光下，我看見本子裏，幾個紫色的歪歪扭扭的字跡：你是中國人，我是中國人，中國人不殺中國人。

又翻了一下，我發現本子中，還別着一根穿紅線的針。

我想，在我的故鄉，有這種特殊的掌故：新婚的嫁娘，在丈夫遠走時，好以紅線穿針，取個吉兆。

李彥鳳的故事

一 『牛二嫗』的來歷

姜家齊村有一個大閨女，人人叫她『牛二嫗』。

『牛二嫗』，天生成的牛性子。這個小二嫗從根八字硬，在沒落草前，小小死了爹。一家人，大嫗算長成苗了，李大娘該離索離索，卻又要抓生這個『背生女』兒。

李大娘，一共生了兩個閨女。大女李彥華，生性好，針線好，還會做蔴布花。每年春天，託人到煙台攪來一塊蔴布，能耐心的挑花朵，秋後趕上趟交貨；哪掙得錢就『老了鼻子』啦！常常鄰家的媳婦，眼熱的說：『看人家李彥華！』

二女李彥鳳，和大姐像是兩窩生的，渾身都不同。一個是羊性，一個是牛性。

李大娘，看着二嫗的小熊樣，老是好說：這個閨女，是在陽陽地生的。

真的，李彥鳳不像陰天生的；她性子火，脚大、手厚、個子高。看樣子，小小的坐家女，但她腩不沾炕，對炕頭上的女人，打底看不順眼。她鼓着嘴說：咱要上山種莊稼，窗戶台上，種不了二畝好甜瓜！

她是一頭有勁的小牛，人人叫她『牛二嫚』。

二 李彥鳳上山

十六歲的李彥鳳，頂上個大人使喚。

姜家齊東墻，李大娘的家門外，有兩棵杏樹；一開春，蜜蜂還沒飛上杏花，李彥鳳就像春燕一樣，忽閃着兩根紅頭繩小辮，上山幹活去了。

李彥鳳的爹，留下的十七八畝山地；除過下河的二畝井澆田，算上野馬溝七畝，灰頂溝四畝，蒼領三畝，白盤子一畝；聽着地畝到不少，但淨是公雞不下蛋。一眼望不盡的老紅山，光踏踏的遍地不見綠苗苗。

小小的李彥鳳，把日頭爺把東山背到西山；她舉起大鋤頭，一天能刨三分地，

打土打的爛，上糞上的多，她說：『刨地多賣力，糞大蘿蔔粗』！累得她滿頭大汗，像露水珠在草上淌。

『莊稼活，加緊學，人家怎做咱怎做。』

李彥鳳雖小，莊稼營生，她樣樣通：春風不動，把不開。春耕深，夏耕淺；楊柳青青糞如金！清撒花，谷雨栽地瓜。拔草連根拔，萌芽永不發。早年雨澆山，沙土種長果。打傷要天晴，揚場要好風！麥桿剝了頭，黃梁埋着牛，穀子秀了穗，豆子搭三棚。……

『摘不淨的棉花，攪不淨的芝蔴。』李彥鳳天天上山，學成了一個好把式，和一肚子的莊稼經。

三 田邊遭難

三十二年的六月，一個清晨，天還沒大亮；李彥鳳翻身起來，扛上鋤頭上蒼領了。一路上，嘴角嚙一根指節骨似的小旱烟袋；大的口白烟隨風吹，她腳根下走出

了勁。用不着抬頭看，兩隻大腳走到自己的田邊。

她放下鋤，小旱烟袋在鋤柄上『光！光！』磕兩下，順手別進褲腰帶，輕輕的向手心吐了口唾沫，搓一搓，揚起鋤頭來回的鋤草。一把鐵鋤頭，像一隻猴，遍地叩頭。

三畝崩莢黃豆子，李彥鳳趕着過晌要鋤完。在頭晌李大娘上山送飯，拐着黃餅子，提着清米湯；站在豆壠旁喊：「二嫗！二嫗！吃飯啦！」喊了好幾聲，看她弓下腰鋤豆子；只是不過意的說了聲：『小心野狗吃……』回過頭來看了看，下山了。

李彥鳳不肯攔下鋤，望着娘走後，高興的唱：『這張鋤，真不錯，！鋤了南坡鋤北坡；鋤得苞米顆顆黃，鋤得黃豆粒粒香。……』正唱到好處，忽聽田邊有人嬉笑；她住了腔口，定神一看，『呀！趙保原的兵！』她馬上撩鋤跑，也來不及了。三四個『二狗子』，吃了她的飯，摔了她的罐；還遠遠向她擺手：來呀！來，李家的姑奶奶。……

六月太陽紅，『二狗子』像娘又像虎，拉拉扯扯，作索不了『牛二嫗』。李彥

鳳又氣又害羞，狠狠的搥了『二狗子』幾個耳光，連聲叫着親娘，逃下了山。

四 翻身的前後

破瓦片也有翻身的一天。

李彥鳳跑回家，就不好（病），倒在炕頭半個來月；好了瘡疤忘了疼，她白天上山，黑夜推磨，她變牛，又變驢。就這樣，她累死掙活的幹，一家三口還吃不飽。莊戶人家皺眉頭，打下糧食吃不成飯：『趙保原，瞎胡鬧，貼標語，喊口號；伸着巴掌把錢要，翻箱倒櫃一掃光！』李彥鳳心如刀剜，上槐樹，摘樹芽，叫人把樹身上塗上了尿。

窮人霉氣，鹹鹽也生蛆。李大家怕賊兵，將幾塊『地瓜乾』掩在棚上；誰知她一不小心，打棚上跌到炕邊，又滾落到地下。從此李大娘變成蹶子大娘了。

大女兒李彥華，十九歲時，出閣到大石頭村。如今，這個破落的小戶，只剩下『牛二嫗』，和蹶子大娘母女二人了。

李彥鳳，粗枝大葉的。有一天，忽聽鄰舍家的年輕媳婦說：『老毛要來了』。她還聽說這個老毛是：『紅鼻子，紅眼睛，一天吃一個小孩。』她心內怕得惶，但又想看看，她的思想開始活動了。

三十四年的大初一，剛剛發紙的時辰，『老毛子』真的來了！姜家齊的東西塢上，一簇一簇的，模樣和老百姓一樣的人，個個壯壯實實，喜眉笑眼的；手上拿着：大蓋槍、缺把子、六輪子、紅纓槍……『叭啣！叭啣！』朝趙保原兵的腿後開火。趙保原的兵乖乖的都給八路軍繳了槍；姜家齊的莊戶人，點起火把來歡迎。

李彥鳳從此翻了身。

五 勞動模範

『老百姓是根，根扎在土裏。』

李彥鳳的莊稼活，幹得更起勁；她笑嘻嘻的說：『草垛上落火星，共產黨以來，窮人都紅啦！』熱淚滴在飯碗裏，她豁上全身的力量，一季比一季強；由清苦變成

了愉快，由壞地變成了良田。

共產黨前頭領導，李彥鳳樣樣學習，時時改變自己。她的思想通了，再不怕人笑話她腳大臉醜，反而大方的像唱歌一樣：『腳大好，腳大好，下雨幹活跌不倒！』『剪髮好，剪髮好，剪了髮不怕虱子咬！』就這樣，新的李彥鳳產生了。

新春二月初，村民大會上，選她當女青年隊長；趕六月底，村民都看她工作積極，能真正替羣衆服務；接着她又被選爲婦救會主任。表面看來，還是個沒出門的閨女，實際上，一點不簡單。『烟袋鍋子炒雞蛋』，誰敢小看了她。

臘月飄雪花，區上的婦女幹事祝梅青，經過了調查與研究，特叫李彥鳳去參加創模大會。劉區長領導着民主發言，討論了三天三宿；結果帶領李彥鳳到萊東縣政府參加創模大會。開了七天大會，經過詳細的彙報情況，通過具體的事實，搞出了正確的結論，全縣的幹部與人民代表，選李彥鳳爲縣『勞動模範』。

李彥鳳好喜歡，穿一身自織的藍布新棉襖，一雙白羊毛襪子和黑粗布鞋；心內美滋滋的坐在會上。大家的眼睛跟着她轉。王熙齋縣長當着羣衆的面，宣佈了『李

彥鳳』光榮的名子。隨後又親手發給她一把雪亮的鋤，一張鐮刀，一塊羊肚毛巾；和艾青的詩集『吳滿有』。李彥鳳接着這些新鮮的東西，她微笑了，笑得多麼稱心呵！

過小年的那天，她胸前掛一個圓圓的小獎章；趕黑回到家裏，閃閃發光，耀花了李大娘的眼睛。

六 李彥鳳板話

今年槐花來年的麥。

李彥鳳當了勞動模範，更有信心搞生產。上年開春，區上的老叢同志，幫她訂了一個生產計劃，貼在炕頭上。根據地塊的壞好，『高地耨穀子，沙土地栽地瓜』，適當的分配好。她露着笑臉，兩眼直看牆上的『新計劃』，很有自信的說：『勤上山，懶趕集，完成這個新計劃』。

李彥鳳準備上山了！

她的莊稼，是她的親人，早種早見面。把犁修好，拉了一頭小驢，開始春耕。她揚起鞭子，扶着犁具，比男人還熟練；說來誰都不相信，她和她的小叫驢，一天能耕四畝山地。全套的莊稼營生，李彥鳳不是離八頭：『春燕來，好耕田；大雁去，好收秋！』她搖撒耨、撒籽、鋤草、割麥、揚場、打槌枷……樣樣都能幹，樣樣都幹得好。

由於李彥鳳肯勞動，莊稼營生強，全個姜家齊村，大大小小都喜歡她；人人都向她學習。而她也真有本領，把自己的豐富的莊稼經驗，編成一部嚕一部嚕的『板話』，唸給莊戶人聽：『深深耕，重重耙，不收莊稼收甚麼？』『楊葉錢大，滿撒綿花；楊葉拍光光滿地種高糧。』『穀鋤一寸，抵住上糞！乾鋤棉花，濕鋤穀。伏天刮地皮，好比秋天犁一犁。』『黃花金，白花銀，開開紅花餓死人！椿花落地吃了麥，棗花落吃餽餽』。

像這些板話，李彥鳳年年編，時時唱；當農的時節，句句都掛在莊稼人的嘴邊。差不多每個人都會唸，唸來唸去，幫助了莊稼活。

七 五穀豐登

一年風調雨順，造成秋收的好光景。

姜家齊村，一片收莊稼的聲音；李彥鳳從這座山爬到那座山：穀子熟透了！崩莢黃豆子爆開肚皮！她一個人忙碌着，拉一頭配鞍的小驢，又要割，又要收。

十七八畝田，除下二三畝春苗；秋莊稼是主糧。她種了四畝穀子，五畝豆，二畝葫秫，二畝半地瓜，半畝芋頭，還有半畝棉花。

李彥鳳年富力強，使喚農器熟練；一個手勢就成了一捆！小叫驢的脊背上，金黃金黃的穀穗，從山上運到了場園。李大娘坐在門前的杏樹底下，看着雞，怕偷吃了穀豆。場園上，推積如山、曬滿了穀子、高糧、豆子……李彥鳳喜歡的打着小驢，小驢拖着石滾，巴巴的軋着曬乾的穀豆。她高興的唱：『牽着小驢來打場，五穀豐登太平年；八路軍，共產黨，領着咱們翻了身！』

姜家齊的人，和李彥鳳一樣的歡喜呀！你聽聽：『一聲礮礮響村頭』。……

八 學習『牛二嫗』

解放區的人民翻了身，土地成了自己的，莊稼成了自己的，要打底過好日子。

可恨大漢奸蔣介石，硬要打內戰，進攻咱們的解放區，想奪咱們熱騰騰的飯碗。我們要堅決自衛，男人上了火線，後方留下了婦女。李彥鳳踩着腳說：『咱們婦女不們上前方把大門，要在大門裏參加田野生產』！

陽曆三月初，她代頭把全畝的婦女，叫到一塊，討論今年春耕的問題。她簡單地談了談『男支前，女耕田！』的辦法，並讓大家自由發表意見，先掏一掏春耕問題上的『石頭』。接着，她又說：『九九八十一，家做飯披裏吃。』強調現在已是八九末尾，說幹就要幹呵！

『好！說幹就要幹呵！』

姜家齊的婦女同志，乾脆走出家庭，自由結合互助小組，喊出口號：學習『牛二嫗』的勞動精神！

半月前，姜家齊就動起來了。『閨女學習李彥鳳，媳婦不再住娘家！』一羣一羣牽着牲口送糞的婦女，像的烏雅一樣，飛滿了田野。

她們要在生產火線上，打垮大漢奸蔣介石！

趙玉花(翻身故事)

「大餛飩，白又亮，

獻給毛主席嘗一嘗。」

趙玉花，身上新嶄嶄的，像過大喜事。她恭敬的淨過手，在毛主席的像前，很自然的，把一盤新蒸的白餛飩放下，心眼裏，說出了這句真誠話。

「這回，可翻透了身啦！」趙玉花笑的眉眼都帶喜。好了疤，忘不了疼，她十七歲上過門，嫁給黃崖底的孫長興；這簡直是苦瓜蔓上，結了個毛葫蘆。孫長興從小抗長活，窮得鍋底沒有半星火。趙玉花的娘家，是沐浴店，自從爹娘餓死後，她被『掃地出門』，娘家斷了根。

趙玉花，嫁了個窮獅子。天天，拉着根棗木棍；好牛不吃地頭草，而趙玉花吃的可是千家飯。苦雨收苦瓜，偏偏窮人根子旺；趙玉花要飯五六年，添了一窩『紅

蟲子』。孫長興抗了一輩子活，抗的腰酸骨頭斷，到後來，還是累死在地主的牛屋裏。

丈夫一死，真像『楊了天』！趙玉花哭的死去活來。大人孩子怎麼過，鄰舍家勸她去求求地主。

趙玉花領着孩子們，提心弔胆的找上地主孫殿華的門，求求善心的財主，可憐可憐孤兒寡婦吧！

『騷娘們！滾蛋！別來喪霍人！』地主叫罵着，三條如狼似虎的大黑狗，又一起放出來。

趙玉花看看實在不行了，朝着大門口恨恨的啐了一口，咒了一句：『看吧！天爺爺叫您家水盡鵝飛！』

這一下，還了得！太歲頭上動了土，冲犯了太歲爺。

當天晚上，孫殿華就派來一幫『黑無常』，深更半夜，踢開趙玉花的門，揭了鍋，砸砸炕，門上貼了封條，強迫着趙玉花出畝，說是：『抄了家，就要問斬，大

爺的思典，放你滾蛋！」

她從此拖着孩子，連根針也沒帶，遠遠的離開了黃崖底，連棗木棍也不敢拉了。趙玉花領着孩子們，飯也不敢要了。虎不怕，狼不怕，就怕大爺把頭殺！不得已，娘們進了沒有人烟的深山裏。像野人一樣，光啃些野菜和草種子，遇着天陰下雨，在山坡，就直着脖子淋。有時下了山，在莊邊，爬在人家的門口，牆根，偷偷的過夜。天冒亮，就得趕快回山去。

哈哈！趙玉花，現在翻身了！這株紅牡丹，開的多麼大，開的多麼紅呀！

她低下頭，想着，站在毛主席的像前。說起毛主席的像，她又想起一段過節：很早了，還是前幾年，八路剛剛來，她就信服毛主席的話：叫窮人翻身當家。那個時候，趙玉花經過了減租減息，生活改善了一些。去年土地改革，又得到了二畝地；只是地太薄，沒有牲口，又缺乏糞和傢使，眼看着地種不上去，打不出糧食。她心裏明白，這還不到頭，窮人非真當上家不行。於是她越發想念毛主席；想請個毛主席像，只是沒有錢，辦不到。

有一次，她的大兒子青海，不知從那裏揀來一個有毛主席像的郵票。趙玉花喜的跳了個高，大聲的說：『哎呀！好我的親爹爹哩，今天可看見我的親人啦！』

今年下半年，土改復查，毛主席叫所有吃苦挨餓的窮兄弟窮姐妹，組織起來，積極參加填平補齊的大翻身運動，使土地澈底回家。大夥，向地主惡霸算總賬，『殺人的償命，欠債的還錢』，把五十年的陳賬，三十年的冤枉，一肚子苦水統統倒乾淨。

趙玉花，是苦水澆苦瓜，她心底有數：地主剝削階級的房子是窮蓋的，地是窮人開的；他們壓榨窮人的血汗養肥自己，吃紅肉，癩白屎；窮人對他們客氣，體想換出他們的良心！

她說：甚麼東西都是窮人的血汗，咱窮人自己當家，拿回自己血汗的果實。這時，黃崖底的復查工作，還沒有正式開頭，正在醞釀的時候；趙玉花就願打頭陣，先動員了貧僱農兄弟姐妹一伙的心。她堅決認識：如果窮人不起來，什麼事情都辦不地道。

地主有初一，窮人有十五。

在鬪爭會上，趙玉花衝鋒陷陣，成了翻身英雄。她和婦救會的好幾個姊妹，把孫殿華擲上會場；惡霸還沒有跪上桌子，趙玉花早已哭成了淚人。她拿起了馬鞭子，花花……花花，……：給她屈冤死的丈夫報仇。她邊打邊喊着：『叫你水盡鵝飛！叫你水盡鵝飛！你的本事拿出來！』這根馬鞭子，十年前，是孫殿華抽打長長孫長興用的；想不到今天倒了風，鞭子會掄到他自己的脊樑上。

鞭子，在孫殿華的背上笑着……趙玉花，每一句話是真理，鞭鞭打的是罪惡。黃崖底的鬪爭會上，展開了無情的鬪爭；廣大窮苦兄弟姊妹們，無條件的，要出落在惡霸地主手里的田地，房子，莊園，存糧，存款，老契文書，……不管他們匿藏在那裏，藏的多麼鬼，都要澈底追出來，挖掉惡霸地主的壞根子。

趙玉花，吃米，忘不了種穀人。爲了莊戶人永遠當主人，她打發兒子青海去參軍。

這天，她在新請的毛主席像前，很自然的，把一盤新蒸的白饅饅恭敬的放下。

她，親切的端詳了又端詳，正自出神，忽然小兒銀海下學回家來了，她把銀海一把扯過來，嚷道：

「孩子！這是救命星，

快來三鞠躬！」



文學叢書

定價 5.00